皇清經解

0仁13
478
300

478
300

經
20
300

門 日知
號 478
卷 300

經義述聞 國語上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學海堂

文錢所有那物有

玩則無震

周語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即玩玩則無震韋注曰震懼也家大人曰震亦威也上言威下言無震互文耳下文倉葛曰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晉語曰車有震武也韋注竝曰震威也文六年左傳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注亦曰震威也見史記晉世家集解成二年傳畏君之震師徒橈敗杜注震動也失之商頌長發箋曰震猶威也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橈敗義亦同也

厚其性

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韋

注曰性情性也家大人曰性之言生也樂記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鄭注性之言生也命生之長短也昭八年左傳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謂莫保其生也十九年傳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謂樂其生也荀子禮論篇天地者生之本也大戴禮禮三本篇生作性秦策生命壽長史記范雎傳生作性文七年左傳曰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杜解厚生曰厚生民之命此云懋正其德即正德也云厚其性即厚生也云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即利用也成十六年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襄二十八年傳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文六年傳曰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皆其證也

至于武王

至于武王昭前之炎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弗欣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家大人

曰至于下當有文王二字周人敘述祖德未有稱武王而不及文王者此文自莫弗欣喜以上皆兼文武言之自商王帝辛以下乃專言武王耳史記周本紀載此文正作至于文王武王文選齊敬皇后哀策文注引此云至于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所引從略而亦兼文武則原有文王二字可知

犬戎樹

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俗本帥上衍能字辯見正韋以樹惇絕句注曰樹立也惇厚也言犬戎立性惇樸舊音曰樹惇陳氏芳林春秋外傳攷盡是犬戎主名引之謹案上文大畢伯士注以爲犬戎君盡犬戎之先君也其曰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辭意顯然此句盡指犬戎今君而言則舊音之說是矣而未盡也樹者其主名惇字

當屬下讀犬戎樹者先國而後名猶曰邾婁顏耳惇帥舊德者惇史記周本紀作敦爾雅曰敦勉也言勉循舊德也晉語曰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給也是其證下文單襄公曰懋帥其德韋注言勉帥其德文義亦與此同

耆艾脩之

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韋注曰耆艾師傅也師傅脩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也家大人曰師傅職當匡君非徒脩瞽史之教以聞而已也脩之謂脩飭之也之字指王而言非指瞽史之教而言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文伯曰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韋彼注云脩儆也楚語白公子張引武丁之言曰必交脩余無棄也竝與此脩字同義

險而不懟

召穆公曰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韋解險字曰在危險之中引之謹案險謂中心憂危之也此與下句怨而不怒皆以心言非以境言下文單襄公曰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荀子榮辱篇曰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是其證

弗震弗渝

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引之謹案渝讀爲輸輸寫也謂輸寫其氣使達於外也廣雅輸寫也小雅蓼蕭篇我心寫兮毛傳曰輸寫其心也枚乘七發曰輸寫澔濁左氏春秋隱六年鄭人來渝平公羊穀梁竝作輸平是渝輸古字通此言當土脈盛發之時不即震動之輸寫之則其氣鬱而不出必滿塞而爲災也韋注訓渝爲變

於上下文義稍遠矣

監農不易

王其祇祓監農不易賈韋二家竝曰不易物土之宜賈注見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引之謹案二家讀易爲變易之易而增物土之宜以足之非本義也易當讀慢易之易易者輕也樂記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鄭注曰易輕易也不易猶言勿易秦策曰願王之勿易也不亦勿也說見釋詞史記禮書曰能慮勿易謂之能固高誘及張守節正義竝訓易爲輕是也監農不易者民之大事在農監之不敢輕慢也

省風土

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宋明道本無省字引之謹案明道本是也今本省字蓋因注而衍韋注曰風土以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則正文無省字明矣晉語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文義與風土相似無煩加省字也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二引賈逵本正作瞽帥音官以風土無省字陳禹謨本增省字舊音於上文省功音小井反且云下省民省風同則唐本已有衍省字者矣

水土無所演

夫水句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宋明道本如是俗本脫所字民之財用不亾何待家大人曰水土無所演衍水字演潤也土得水則潤潤則生物而民得用之若水竭則土無所演不能生物而民失其用矣故曰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亾何待韋注云水氣不潤

土枯不養正釋土無所演四字而正文內本無水字也今本作水土無所演則文義不明葢涉上句水土演三字而誤左傳昭二十三年正義引此正作土無所演無水字宋十行本如是明監本作水土無所演增水字刪所字皆惑於俗本國語而誤史記周本紀漢書五行志說苑辯物篇竝同

惠王三年

惠王三年邊伯石速蔦國出王而立子頹韋注曰三年魯莊公十九年也引之謹案下文始云三年則此非三年矣三當作二史記周本紀惠王二年邊伯等五人作亂立蘬王弟頹爲王十二諸侯年表惠王二年燕衛伐王立子頹是也注內三字亦當作二年表周惠王二年正當魯莊公十九年故注曰二年魯莊公之二十年不得云十九年矣

不舉

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又晉語川涸山崩君爲之降服出次乘縵不舉韋注竝曰不舉不舉樂也此二事又見莊二十年成五年左傳杜注竝曰不舉去盛饌引之謹案杜說是韋說非也成五年傳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襄二十六年傳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既云不舉又云徹樂則不舉非徹樂矣天官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鄭注曰殺牲盛饌日舉鄭司農引春秋傳曰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此不舉爲去

盛饌之明證且王日一舉之下始云以樂侑食則所謂舉者以盛饌言之非謂作樂明甚王制然後天子食日舉句以樂句食日舉卽所謂王日一舉也以樂卽所謂以樂侑食也故鄭注云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侑以日舉二字屬下讀非是　而昭十七年傳三辰有災君不舉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曰不舉去樂也則西漢時已誤解矣又案禮記凡去樂者謂之不舉樂雜記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又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是也去盛饌者則但謂之不舉檀弓王藻之君不舉文王世子之公素服不舉是也二者絕不相同而檀弓正義既引庾蔚說以舉爲舉饌又誤以爲舉樂則辨之不明矣

見神

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亾家大人曰見當爲尋尋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見亦尋之譌面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漢書見作得此則見譌爲尋又譌爲得也下文曰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卽其證也莊三十二年左傳作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亾此尤其明證矣又案說文尋古文得一切經音義卷一曰衛宏詔定古文官書尋得二字同體尚書高宗夢尋說是也以上一切經音義　今尋字不見於經傳尚書高宗夢尋說字亦作得未必非後人所改此尋字若不譌爲見則後人亦必改爲得矣

大夫士曰恪位著　位宁有官師之典

家大人曰凡朝內君臣所立之處謂之位或謂之宁宁字亦作
著周語曰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此謂臣之位著也位者
曲禮下卿位是也著者昭十一年左傳朝有著定杜注曰著定
朝內刻位常處十二年傳曰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十六年
傳曰其祭在廟已有著位竝與周語著字同義韋注周語曰中
庭之左右曰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
所宁立處也　楚語曰位宁有官師之典此謂君之位宁也在廟
有旅賁之煩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
之儀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皆指衛武公而言
位者君視朝之位也宁者曲禮天子當宁而立是也韋注楚語
曰門屏之閒謂之宁是也其曰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則非也
中庭之左右謂之位　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宁孫郭注羣臣之刻位也　爾雅

係任戒懼

亹亹惴惕係任戒懼猶曰未也韋注曰係守也任職也雖守職
戒懼猶未足也家大人曰韋以係任爲守職非也任亦係也係
任戒懼四字平列說文任保也襄二十一年左傳曰晉陪臣書
能輸力於王室其子孺不能係任其父之勞是其證

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　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

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韋注曰襄王十六年晉僖之二十四年
引之謹案正文及注十六年皆當爲十七年葢襄王以魯僖八
年正月定位卽爲元年　定位見僖八年左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魯僖九年爲襄王元年非也惠王
已於僖七年閏月崩明年則僖之八年而襄王之元年矣不得遲至僖九年始稱襄王元年　至魯僖十年爲
襄王三年上文襄王三年而立晉侯注曰襄王三年魯僖之十

年是也至魯僖十五年爲襄王八年上文八年而隕於韓注曰八年魯僖之十五年是也則魯僖二十四年當爲襄王之十七年明甚今本作十六年者益後人依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改之年表襄王十六年在魯僖二十四年不知年表誤以魯僖之九年爲襄王之元年說見前則自元年以後次序皆譌不足據也且上文之三年已爲魯僖十年八年已爲魯僖十五年則加九年而至魯僖二十四年正當襄王之十七年矣何得減其數爲十六年乎又賜晉文公命章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注曰襄王十六年魯僖二十四年俗本四誤作三今從宋本案十六年亦當爲十七年襄王自魯僖八年定位爲元年至魯僖二十四年爲十七年是年秦伯納晉文公見僖二十四年左傳故曰襄王十七年立晉文公而注云襄王十七年魯僖二十四年也若襄王十六年則在魯僖二十三年時晉文公尚未得國不得云立晉文公矣下文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注曰襄王二十一年魯僖二十八年上推至魯僖二十四年立晉文公之年亦當爲襄王十七年不當爲十六年也蓋後人誤改上文之十七年爲十六年遂並此而改之而不知與前後不合也

禮義

逆王命敬奉禮義成補音義字無音引之謹案義讀爲儀謂奉行禮儀而有成也韋注云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是禮義即禮儀非仁義之義也忠信仁義別見下文與此義字不同古書多以義爲儀說見禮記別之以禮義下

十八年

十八年王黜狄后韋注曰十八年魯僖二十四年也引之謹案正文及注十八年皆當爲十七年上文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韋氏發注於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曰襄王十三年魯僖之二十年也下事見二十四年下事謂下文王降狄師以伐鄭也襄王十七年以狄伐鄭正當魯僖之二十四年故曰下事見二十四年左傳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王德狄人以其女爲后甘昭公通於隗氏杜注曰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秋穨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是王黜狄后卽在以狄伐鄭之年則亦當爲襄王十七年是年爲魯僖二十四年故注曰十七年魯僖二十四年也襄王自魯僖八年定位爲元年至魯僖二十四年則十七年矣說見前十六年下　若襄王十八年則爲魯僖之二十五年注不得云魯僖二十四年矣以注校傳八字之誤無疑上文已云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此又云十七年王黜狄后別爲一事與上降狄師以伐鄭各自爲章故更端而稱十七年也宋本提行後人不知而改七爲八大誤襄王十八年曷嘗有黜狄后之事乎

陽不承獲匍

陽不承獲匍而祇以靚武臣是以懼韋注曰言陽人既不得承王室爲匍服又懼晉不惠卹其民適以震威燿武而見幾破家大人曰據韋注則正文本作陽不獲承匍今本獲承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韋注曰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有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文章黼黻繪繡之文章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引之謹案昭庸顯明比象序順皆兩字平列庸與融通釋名曰融明也昭庸卽昭融大雅旣醉篇曰昭明有融昭五年左傳曰明而未融皆是也比象猶次序也比讀如比次之比鄭注周官世婦曰比次也象之言序也比象猶言比序周官遂師曰比敘其事是也（敘與序同）繫辭傳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陸績曰序象也京房曰次也虞翻本作象是象與序同義文章比象言文章相次序也考工記曰畫繢之事雜五色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元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謂之黻青謂之繡五采備謂之繡樂記所謂五色成文而不亂也桓二年左傳五色比象昭其物也義與此同杜注以爲比象天地四方非也周旋序順者序亦順也爾雅曰順敘也大戴禮保傅篇曰言語不序周語上篇曰時序其德楚語曰奔走承序序皆謂順也（說見前百揆時敘下）昭庸顯明皆明也此篇之昭庸顯明卽下篇之顯融昭明（下篇曰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作庸者假僭字耳）比象序順皆順也文章之有次猶周旋之有序也韋注皆失之

墾田若蓺

韋注曰蓺猶蒔也言其稀少猶若蒔物引之謹案蓺當爲埶（姊入切）說文云埶艸木生也（俗本生上衍不字今依玉篇刪）從艸執聲廣韻云埶草生多皃墾田若埶者若乃也（見小爾雅）言已墾之田宜不蕪穢而乃

蓺然多草蓋由君奪農時使不得耕耨也下文曰今陳田在草間是其明證蓺與樹蓺之蓺相似學者多聞蓺少聞蓺蓺字遂譌而爲蓺韋氏不察而訓蓺爲蒔誤矣稀少猶若蓺物雖曲爲之說而終不可通也

夫辰角見而雨畢

韋注曰辰角大辰倉龍之角角星名也引之謹案大辰房心尾也壽星角亢也角非大辰不得謂之辰角當以夫辰二字絕句辰者星也桓二年左傳三辰旂旗杜注曰三辰日月星也是星亦得謂之辰下文之角天根本駟火皆辰也夫辰統下之詞

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

韋注曰天根亢氏之閒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本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引之謹案爾雅云天根氏也無以天根爲亢氏之閒者至於氏之爲本偏考書傳皆無之竊疑本當作亢亢見當在天根見之前隸書亢作亢韓勅碑兩側題名亢任城亢父亢作亢又作亢張遷碑吏民頌左肱作亢並與本字相似而譌爲本又與天根上下互易耳依星之前後弟之當云亢見而水涸天根見而草木節解蓋寒露之後五日亢星朝見又五日天根見也

川無舟梁

韋注曰舟梁以舟爲梁也引之謹案韋注非也上文川不梁單言無梁此川無舟梁則兼言無舟舟梁是二事非謂以舟爲梁也上文曰十月成梁則川自有梁不須以舟爲之且造舟爲梁

天子之禮他人所不敢用不得以此責陳也

不賞善

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家大人曰不賞善左傳成十三年正義引作賞不善是也貪陵之人不善之人也而如其願以予之則是賞不善也今本賞不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

其語迂

郤犨見其語迂單子曰迂則誣人韋注曰迂回加誣於人家大人曰迂賈子禮容語篇作訏說文訏詭譎也詭譎之言以無爲有故曰迂則誣人說文誇妄言也法言問明篇曰誇言敗俗誇好敗則訏誇迂聲義並同荀子非十二子篇欺惑愚衆裒宇嵬瑣裒與誇同字與訏同皆古字假借也漢書五行志載周語亦作迂顏師古注曰迂夸誕也義長於韋矣

無謫

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韋注曰謫譴也家大人曰謫有二義一爲過愆此云步言視聽無謫則謫字自謂過愆非謂譴責也老子曰善言無瑕謫義與無謫同若訓爲譴責則與上句義不相屬矣漢書五行志謫作譀顏注曰譀責也無譀謂得其義理無可咎責也以無譀爲無可譀亦非

好盡言以招人過

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韋注曰招舉也舊音曰招音翹引之謹案漢書陳勝傳贊招八州而朝同劉鄧

一在魯成十七年引之謹案正文及注之十一年皆當爲十二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簡王十二年正當魯成公十七年故韋云簡王十二年魯成十七年也下文十三年齊人殺國武子注曰在魯成十八年上文劉康公聘于魯章簡王十一年魯成十六年也則魯成十七年爲簡宣伯亦奔齊注曰十一年魯成公十二年明甚其晉殺三郤上十二年三字則後人所增益後人不知十一年即十二年之誤故又增十二年三字於其下也春秋經及左傳諸侯同盟于柯陵及晉殺三郤同在魯成十七年則同在簡王十二年矣非前年會于柯陵是年殺三郤也

言教必及辯　施辯能教

韋注言教必及辯曰辯別也能分別是非乃可以教注施辯能

展曰招舉也蘇林曰招音翹此舊音所本也今案後漢書鍾皓傳云咎國武子好昭人過以致怨本魏志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同其字皆作昭然則昭者明著之詞言好盡己之言以明著人之過也賈子禮容語篇作好盡言以暴人過暴亦明著之詞則其字之本作昭甚明韋本作招者僭字耳昭十二年左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張衡東京賦招有道於側陋賈逵薛綜注竝云招明也漢校官碑宗慤招德即昭德是昭字古通作招左傳楚康王昭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劇魁侯昭漢表作招招人過即昭人過不當訓爲舉亦不當讀爲翹也

簡王十一年　十二年

簡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韋注云簡王十

教曰施其道化而行能辯明之故能敎引之謹案辯當讀爲徧古字辯與徧通堯典徧于羣神史記五帝紀作辯於羣神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不得辯知也謂不得徧知也樂記其治辯者其禮具鄭注曰辯徧也言敎必及徧者言敎必及於徧施也施徧能敎者施敎而徧是謂能敎也上文劉康公曰宣所以敎施也敎施當爲施敎惠所以和民也敎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韋注曰宣徧也是其義古字多假僭後人失其讀耳

明令德矣　純明則終

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韋注曰言周子明於善德引之謹案明成也言守終純固道正事信則善德已成守終卽是成德故上文曰成德之終也非但明於善德而已也爾雅曰明成也隨九四有孚在道以明傳曰有孚在道明功也謂有孚在道以成其功也舊解皆失之史記李斯傳曰大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明與成就同義又下文說鍾律云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亦謂純成則終也故古謂樂一終爲一成

靈王二十二年

韋注曰二十二年魯襄之二十四年是歲齊人城郕引之謹案依注則二十二年當作二十三年春秋襄元年簡王崩二年爲靈王之元年至襄二十四年則靈王之二十三年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襄二十四年正當靈王二十三年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韋注曰越遠也家大人曰越揚也散揚與沈滯正相反爾雅曰越揚也聘義叩之其聲清越以長晉語曰越揚也夫象辭揚于王庭鄭注曰揚越也下文揚沈伏而黜散越韋注亦曰越揚也

天昏札瘥之憂　鮮不夭昏

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韋注曰短折曰夭狂惑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沒也皋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字亦作婚廣雅曰婚死也卒子產對晉使曰鄭國不夭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二十年傳曰天昏孤疾義並同也後漢書周舉傳皇天不祐大命天昏亦以昏爲死

荒之疾亦非　昭十九年左傳鄭駟偃卒子產對晉使曰鄭國不夭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二十年傳曰天昏孤疾義並同也後漢書周舉傳皇天不祐大命天昏亦以昏爲死　韋注昏狂

汨越九原

汨越九原韋注曰越揚也家大人曰汨越皆治也謂平治九州之土也說文曰汨治水也爾雅曰溟治也書序作汨作九共九篇禦飫楚辭天問不任汨鴻某氏傳及王逸注並曰汨治也魯頌泮水篇屈此羣醜鄭箋曰屈治也屈並與汨通廣雅曰越治也說苑指武篇曰城郭不脩溝池不越是汨越皆治也汨與越聲相近故義相同猶曰與越之同訓爲于也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句首二字皆同意

命姓受祀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韋注曰受祀謂封國受命祀

社稷山川也祀或爲氏家大人曰作氏者是也上文曰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卽此所云命姓受氏迄于天下又曰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下文曰亾其氏姓又曰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皆其明證也隱八年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襄二十四年傳曰係姓受氏以守宗祊氏與祀聲相近又因上下文有祀字故氏誤作祀耳韋注謂受命而祀社稷山川則曲爲之說也

少炎王室

其何德之脩而少炎王室以逆天休韋注曰炎明也引之謹案炎之言廣也謂廣大王室也上文曰王室其愈卑乎卑與炎義正相對上卷王室其將卑乎韋注卑微也僖二十二年左傳公卑邾杜注卑小也僖十五年穀梁傳故德厚者流炎德薄者流卑亦以炎與卑相對大雅皇矣傳曰炎大也周頌敬之傳曰炎廣也是炎與廣大同義堯典炎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炎作廣荀子禮論篇積厚者流澤廣大戴禮禮三本篇廣作炎大戴禮曾子疾病篇君子行其所聞則廣大矣漢書董仲舒傳廣作炎是炎與廣同聲而字亦相通又易內言炎者多與廣同義說見前炎字下

身聳

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韋注曰聳懼也家大人曰聳敬貌故曰身聳除潔敬也賈子禮容語篇作身恭除潔恭亦敬也若訓聳爲懼則與身字義不相屬矣聳字本作竦說文竦敬也張衡思元賦曰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余身卽此所謂身聳也楚語曰昏殷武丁能聳其德韋彼注曰聳敬也

成事不貳　平民無貳

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據下文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則當讀民以心力爲句）從之不倦成事不貳韋注曰貳變也引之謹案古無訓貳爲變者貳當爲貳貳卽忒之假僭字也大雅瞻卬篇藪人忮忒毛傳曰忒變也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貳集解引鄭注曰卦象多變故言衍貳是貳正訓變故韋注曰貳變也貳音他得切與力爲韻若作貳則失其韻矣（貳力古音在之部貳字古音在脂部脂之二部古不相通書傳貳字多譌作貳見詩其儀不忒禮記宿離不貸下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韋注曰成民使無疑貳也家大人曰貳當作貳貳音他得切卽忒字也無貳謂無過差也大射儀鄭注引此作平民無忒是其明證矣月令注引此作平民無貳民使不貸則鄭注本作貳可知貳與貸同大戴禮禮三本篇貸之則悤荀子禮論篇貸作忒貳亦貳之譌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其言不貳家語五帝德篇作其言不忒管子勢篇動作不貳與極極德極力代爲韻則其字竝當爲貳凡此皆非貳字也韋注解爲疑貳則所見已是誤本

過慝之度

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爲惡常訓也此慝字當讀爲忒忒注曰慝惡也家大人曰慝之差也（見豫卦鄭注左傳文二年注呂氏春秋孟春先己二篇注）狂與悖眩與惑轉與易過與忒義竝相近過忒卽過差也事差其度故曰過忒之度若以慝

爲惡則別爲一訓且與之度二字義不相屬矣洪範之民用僭忒僭忒卽僭差說見洪範　漢書王嘉傳引忒作慝董仲舒雨雹對曰以此推移無有差慝是差忒字古通作慝也

蕤賓

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韋注曰蕤委蕤柔貌也言陰氣爲主委蕤於下陽氣盛長於上有似於賓主故可用之宗廟賓客以安靜神人行酬酢也家大人曰安靖神人是釋蕤字獻酬交酢是釋賓字蕤與綏古同聲而通用周官夏采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鄭注綏當爲綏士冠禮及玉藻冠綏之字故書亦多作綏者今禮家定作蕤明堂位夏后氏之綏鄭注綏當爲綏讀如冠蕤之蕤說苑指武篇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淮南道應篇繼作綏漢書律厤志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萬物也綏者安也故曰所以安靖神人淮南天文篇蕤賓者安而服也亦是以安釋蕤以服釋賓今云蕤委蕤柔貌也義本史記律書然不以安釋蕤而以柔釋蕤則安靖神人四字遂無著落矣似於傳意未合

揚沈伏而黜散越

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韋注曰沈滯也黜去也越揚也發揚滯伏之氣而去散越也引之謹案黜讀爲屈屈收也謂收斂散越之氣也爾雅曰斂屈收聚也魯頌泮水篇屈此羣醜毛傳曰屈收也聘禮屈繅鄭注曰屈繅者斂之鄭注士喪禮曰紳屈也江沔之間謂縈收繩索爲紳是屈與收同義又士喪禮管人汲不說繘屈之注曰屈縈也亦取縈收之義屈與黜聲相近故字相通說苑立節篇曰將軍子囊黜兵而還謂收兵而還也沈伏者發揚之散越者收斂之此陰律之所以閒陽律成其

功也揚與沈伏義相反則黜與散越義亦相反韋注訓黜爲去失之矣

助宣物　贊陽秀

元閒大呂助宣物也家大人曰助下有陽字而今本脫之據韋注云陰繫於陽以黃鍾爲主又云以陽爲首不名其初又云大呂助陽宣散物也（呂助二字連讀義本律厤志說見下）則正文本作助陽宣物明矣上文云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下文云南呂贊陽秀物也（今本脫物字說見下）贊陽與助陽文同一例漢書律厤志云呂以旅陽宣氣又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高注淮南天文篇云大呂所以配黃鍾助陽宣物也義皆本於國語月令注引此正作大呂助陽宣物

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家大人曰秀下有物字而今本脫之則文不成義據韋注云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也贊佐也（月令正義引此注下有陰佐陽秀成物也七字）則正文本作贊陽秀物與助陽宣物文同一例明矣律厤志云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說與韋注同月令注引此正作南呂贊陽秀物

文德

以大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氐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韋解文德云文王也家大人曰此泛言周之文德不專指文王下文宣三王之德卽其證也昭三十二年左傳曾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亦是泛言周之文德杜注云崇文王之德誤與此同劉炫已辯之

布憲施舍於百姓

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韋注曰憲法也施施惠舍舍
罪也引之謹案布法與施舍意義不倫周禮秋官之布憲掌憲邦之
禁管子立政篇之出令布憲皆不爲施舍而設且下文云優柔
容民則非布法之謂也憲疑當爲悳悳古德字說文悳古文作
悳能簡乎聖心是也隸或省作悳孰金吾丞武榮碑益
觀德於始韓勅禮器碑倍
道畔德其旁皆古文悳字也形與憲
相似而譌昭十三年左傳施舍不倦杜注曰施舍猶云布恩德
則施舍正所以布德故曰布德施舍於百姓也月令命相布德
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正與此同義且上文云無射所以宣
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是無射本以布德爲義故以無射
之上宮布德施舍於百姓耳韋所見本已誤作憲故不得已而
曲爲之說其實非也又案施舍之言賜予也布德施舍於百姓
所謂周有大賚也韋分施與舍爲二義失之說見左傳旅有施
舍下

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
而狄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宏欲城成周爲之告晉云云是歲也魏
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遂田于大陸焚而狄韋注敬王十
年曰十年魯昭三十二年注是歲曰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之
元年引之謹案是歲卽謂敬王十年非謂十一年也豈有事在
十一年猶承十年而稱是歲者乎韋云是歲敬王十一年魯定
之元年者蓋以定元年左傳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將以城成周故據以作注不知昭三十二年傳已云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矣以春秋經考之伸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書於昭三十二年冬而不書於定元年春則會城成周之事在昭三十二年而不在定元年明甚定元年傳以前年十一月之事復載於次年正月左氏之誤也（說見左傳國語以狄泉之會屬之敬王十年正與昭三十二年春秋經合實足以糾定元年左傳之誤韋氏不能詳審反據定元年左傳以爲之注疏矣

疹病

魯語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疹病是待韋注曰疹絕也家大人曰注依爾雅訓疹爲絕民之絕病頗爲不辭案疹亦病也周官稻人夏以水疹草而芟夷之鄭注曰疹病也大雅瞻卬篇曰邦國疹瘁（說見前疹瘁下）疹之言瘨也瘨亦病也大雅雲漢篇胡甯瘨我以旱鄭箋曰瘨病也釋文瘨韓詩作疹越語曰疾疹貧病疹疹癘聲近而義同

弛孟文子之宅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韋注曰弛毀也宅有司所居（案宅文子所居今云有司所居非也）公欲毀之以益宮引之謹案弛之言移也易也（集韻弛改易也余支切）爾雅弛易也弛宅者以他所宮室易之也下文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文子對曰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爲寬利也又曰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

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則弛之爲易明甚葢移其宅於他所而後取其舊宅耳下文又曰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今命臣更次於外爲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更亦易也昭三年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亦弛宅之類也古者謂易爲弛韓子內儲說篇應侯謂秦王曰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勸臣恐弛之而不聽柰何王曰必弛易之矣呂氏春秋開春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羣臣諫於大子曰請弛期更日高注曰更改也案弛易也移也謂移易其期日也字或作施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韓策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史記韓世家易作施正義以施爲張設非是說見史記雜志是也或作馳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一年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是也韋以弛爲毀則與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不合且下文曰易曰更豈毀之謂乎

既其葬也焚

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韋注曰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家大人曰既其葬也焚五字韋解未明既爲一句其葬也焚爲一句既猶既而也言既而夏父弗忌之葬也火焚其棺槨煙達於上也周語云既榮公爲卿士晉語云既驪姬不克又云既里丕郤禍公陽於韓文元年左傳云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十六年傳云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成二年傳云既備人賞之以邑若斯之類不可悉數

大寒降

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韋注曰降下也寒氣初下謂季冬建丑之月大寒之後土蟄發謂孟春建寅之月蟄始震也引之謹案下文鳥獸孕水蟲成注謂春時鳥獸成水蟲孕注謂立夏是此孕彼成皆同時之事而大寒降土蟄發乃有季冬孟春之別於文爲不類矣今案大寒降亦謂孟春也降猶減也退也廣雅曰退屏殺瘥減也屏與降通襄二十六年左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俗本降誤作隆今從唐石經）是也季冬大寒之氣至孟春而減矣退矣故曰大寒降猶夏小正言正月寒日滌也（日之言爰也今本誤作曰日月之日說見大戴禮）韋氏誤解大寒降爲季冬之月寒氣初下遂竝以下文嘗之廟爲季冬時事失其義矣周頌潛篇正義亦以大寒降爲季冬蓋沿韋注之誤

講眾罶

水虞於是乎講眾罶（說文罶字注引作溝眾罶蓋草書講字之譌）韋注曰講習也家大人曰取魚之事無待於講習講讀爲構小雅四月篇曰構猶合集也謂合集眾罶以取魚也講字古讀若構（說文講從言冓聲史記項羽紀韓世家將西購於秦刺客傳北購於單于韓策燕策購竝作講廿茂傳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鄒氏云講讀曰媾）故與構通韓子內儲說曰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又曰因請爲魏王構之講與構同魏策今我講難於秦卽構難僖十五年左傳注構虛而不經釋文構作講皆其證也

嘗之寢廟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韋注曰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唐云孟春誤矣引之謹案上文大

寒降說見上土蟄發皆孟春之事則唐說爲長夏小正正月魚陟負冰獺獸祭魚而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正義以爲十月非是說見禮記下是虞人取魚在正月國君因於是月嘗之於廟宜也周頌潛篇正義曰韋昭以爲薦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自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以上正義據此則魯語嘗之廟正當孟春獺祭魚之時視月令之季冬嘗魚先薦寢廟差後一月亦如夏小正二月祭鮪而月令薦鮪在季春夏小正四月執陟攻駒而月令執騰駒在仲夏夏小正九月王始裘而月令天子始裘在孟冬夏小正九月樹麥而月令種麥在仲秋也或蚤或莫義得兩通何必季冬之是而孟春之非乎且下文曰助宣氣也以孟春陽氣宣通故行此以助之若季冬則時方收斂不得謂之宣矣韋注行諸國曰是時陽氣起魚陟負冰故令國人取之所以助宣氣也是韋固知行諸國爲孟春事矣而嘗之廟乃獨屬之季冬以上下相連之二句強爲分別遂使助宣氣也之文單承行諸國句而文義之析亂甚矣陳氏芳林考正曰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廣成頌注引作嘗之於廟行諸國詩潛正義引作而嘗之廟案韋注引月令自當有寢字國下元明諸本有人字從宋本刪與廣成頌注所引亦合也以上陳說今案韋引月令嘗魚先薦寢廟者以爲嘗之廟之證非以正文有寢字也今本正文寢字即涉注內寢字而衍宋本已然嘗之廟行諸國皆以三字爲句增一寢字則長短參差矣當從廣成頌注及詩正義刪寢字

禁罝罷

水虞於是乎禁罝罷韋注曰罝當作罣罷小網也補音曰今按韋注云罝當作罷云罣罷上音獨下音鹿小網也補音曰今按韋注云罝當作罣罷則作音者先合寫爲罝字然後引注音獨乃允耳舊音直改罝作罣則注爲虛設今改作罝引之謹案舊音罣罷二字乃國語原文非改罝作罣也注內罝當作三字乃後人所增耳葢正文本作禁罣罷注文本作罣罷小網也故舊音出正文罣罷二字云上音獨下音鹿傳寫者因上文禁罝羅而誤爲禁罝罷後人又於注中罣上增罝當作三字以遷就已誤之正文耳公序不能釐正反據此以難舊音非也西京賦注引此正作禁罣罷今本禁上衍罝字胡氏果泉曰罝字不當有此葢有依國語記罝字於罣旁者而誤在禁上也又引韋昭曰罣罷小網也則正文當改罝爲罣注文當去罝當作三字而以罣罷連讀乃復國語韋注之舊否則正文注文皆作罝作舊音音者不應不見而改罝爲罣也荀子成相篇注引作禁罝罣罷與宋明道本同葢宋本又誤作禁罝罣罷校書者據此以改楊注耳篇內講眾罝取名魚登川禽禁罝羅稍魚鼈禁罣罷設穿鄂皆以三字爲句不得雜入四字句而云禁罝罣罷也明道本注罝當作罣作罝當作眾亦後人所改上云講眾罝此云禁罣罷五文也言講眾罝則罣罷亦在所講可知言禁罣罷則眾罝亦在所禁可知不得複舉眾字遺卻罝字而云禁眾罣罷也舊音不云罝依注音孤則所見國語正文無罝字注文亦無罝當作眾之語明甚

謝季文子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韋注曰謝季文子者魯叔孫僑如譖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且請之家大人曰韋以謝與請爲二事不知謝卽請也謝季文子者請釋季文子也曲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不得謝謂不得請也說見前若不得謝下成十六年左傳曰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是其明證矣

民夯有慝

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夯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家大人曰夯之言溥也徧也說見周易夯行而不流下言民徧有姦慝而君不能察也昭六年左傳民竝有爭心三十二年傳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亦謂徧有爭心徧有亂心也竝字古音蒲朗反與夯音相近說文髣從彭竝聲玉篇髣補蕩切剋子黃帝篇使弟子竝流而承之釋文竝音傍史記秦始皇紀竝河以東集解引服虔漢書注竝音傍漢書武紀遂北至琅邪竝海顏注竝讀曰傍是竝與夯音相近也故竝亦有徧義說見周易竝受其福左傳鄉出竝聘下

及匏有苦葉矣

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家大人曰及匏有苦葉矣左傳襄十四年正義引此及作在是也詩正義引作及與左傳正義不合明是後人依誤本國語改之案韋注云業事也穆子之事在濟涇故曰豹之業在匏有苦葉矣今本在作及則文義不明益涉上文兩及涇而誤也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此已誤定十年左傳駟赤曰臣之業在場水卒章之四言矣文義正與此同

聞畏而往

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引之謹案上聞字蓋衍上文曰子之來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所謂畏而往也又曰聞康王卒欲還所謂聞喪而還也畏上不當有聞字此涉下句而衍也畏出於己非出於人何聞之有說苑正諫篇作聞畏而往蓋後人據誤本國語加之也

淫也

沃土之民不材淫也家大人曰淫也當爲逸也此涉上文兩淫字而誤案上文云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是沃土之民之所以不材者正以其逸也下文云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勞也與逸也文正相對今本逸也作淫也則與上下文不合矣列女傳母儀傳作淫也亦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又文選西京賦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李善注引此文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又下注云庶人因沃瘠而勞逸殊正文注文皆作逸而今本注文之逸也獨作淫也既與下注不符又與正文不協其爲後人所改無疑左傳成六年正義引此云沃土之民不材逸也襄二十五年正義及白帖八十竝引此云沃土之民逸今據以訂正

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　牧協職

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韋注曰三君云師尹大夫官也維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引

之謹案政事之政讀曰正爾雅曰正長也說文曰事職也百官之政事謂百官府之爲長官及任羣職者猶酒誥言有正有事立政言立政立事也說見尚書凡厥正人下周官宰夫職曰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濂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濂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一曰正即此所謂百官之政事也二曰師即此所謂師尹也四曰旅即此所謂師尹旅也襄二十五年左傳百官之正長師旅成十八年傳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所謂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也上文三公九卿官之大者也此政事師尹旅牧相則大夫士也官之小者也牧相亦官名說見下故皆曰與下文又言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是所與者非大臣即羣臣也若謂百官所行之政事則曰申考政所考者即百官所行之政事乎劉女傳載此文師尹上有使字則後人不解古訓而妄增之也申論謹交篇引此無使字又案上文之三公九卿下文之大史司載與此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皆都內之公卿大夫士不得以爲州牧國相也齊語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韋彼注曰牧五屬大夫也是大夫有稱牧者周語牧協職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入廩協出亦謂牧大夫任民以職事者韋彼注以爲牧人亦非也相者淮南時則篇五月官相正月官司空二月官倉三月官鄉四官庫八月官尉九月官候十月官獄高注曰是月陽氣長養故官司馬十一月官都尉十二月官相相相佐也月令孟春命相布德和令蓋即此官鄭注以相爲三公亦非也月令稱三公者前後凡八見不得於此改稱相維旅牧相者維猶及也維與惟通

禹貢曰齒革羽旄惟木酒誥曰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惟字竝與及同義言天子曰申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及旅牧相宣序民事也注訓維爲陳亦失之

計過

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引之謹案夜而計過刻女傳作夜而討過討者除也見隱四年公羊傳注除去其過然後無憾於義爲長

守龜

老請守龜卜室之族韋注曰守龜卜人也引之謹案守龜若謂卜人則當云請使守龜不得但云請也韋說非是今案昭五年左傳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定元年傳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哀二十三年傳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管子小匡篇庶神不格守龜不兆呂氏春秋精諭篇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皆指龜言之則此亦當然昭十九年左傳駟氏請龜以卜與老請守龜卜室之族文義正相似謂之守龜者蓋世守之龜也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龜以卜白虎通引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故魯臧昭伯有寶龜僂句昭二十五年左傳齊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襄二十八年衛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石祁子兆檀弓士昏禮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士喪禮卜葬曰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南首族長涖卜是大夫士

之家亦有龜也惟龜之大者大夫不敢以爲寶故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何如其知也苞咸注曰蔡國君之守龜也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皇侃疏曰蔡大龜也禮唯諸侯以上得畜大龜以卜國之吉凶大夫亦得卜用龜之小者不得畜蔡也

漆姓

防風氏爲漆姓史記孔子世家漆作釐說苑辯物篇同大荒北經亦曰有大人之國釐姓索隱曰釐音僖家語云姓漆蓋誤世本無漆姓引之謹案漆當爲來古字來與釐通少牢饋食禮來女孝孫鄭注來讀曰釐周頌思文篇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引作釐髀史記陳杞世家索隱曰平公鬱一作郁釐來益聲相近遂不同耳故史記作釐也來與黍字形相似因誤爲黍後人又加水旁耳隸書來字作來新莽候鈺僭黍爲七其字作来比來字多一點耳鄭固碑膝字作膝右畔之黍直與来同皋陶謨在治忽史記夏紀作來始滑漢書律

麻志作七始詠楊慎丹鉛錄曰來是黍字之誤黍即七字也左氏春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釋文曰漆本或作泰說文濡水出涿郡故安東大泉今木泉字譌作漆涿二字玉篇諫或作諫皆隸書相亂也文十一年左傳注鄒瞞防風之後漆姓釋文曰漆音七荔此字之譌久矣又案索隱釐音僖者音語黃帝之子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姑儇衣是也舊音曰僖或爲釐潛夫論志氏姓篇亦作釐然則防風氏始黃帝之後與釐僖古同聲故史記漢書僖字多作釐釐僖則聲遠而不可通矣釐僖來與釐僖古亦同聲故音語作僖又作

野處而不曙

齊語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曙韋注曰曙近也家大人曰野處而不近於義無取今案曙當爲匿匿古慝字逸周書大涇謀衆匿乃雍管子七法篇百匿傷上威韓子主道篇處其主之側爲姦匿匿竝與慝同管子明法篇比周以相爲匿明法解

匿作慝漢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書大傳作側匿不慝不爲姦慝也上文曰旦莫從事於田野少而習勞其心安勞不見異物而遷勞卽所謂野處而不慝也管子小匡篇作樸野而不慝是其明證矣

三鄉

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韋注不解鄉字引之謹案鄉亦官名與宰族虞衡同倘淮南時則篇三月官鄉高注曰三月料民戶口故官鄉也

遂滋民

遂滋民與無財韋注曰遂育也滋長也引之謹案遂語詞猶言因也滋當讀爲慈慈者愛也邶也與無財則所以邶之也大戴禮記少閒篇制典慈民墨子非儒篇不可使慈民皆謂惠邶其民也作滋者假僮字耳管子小匡篇作慈於民子无財是其證韋注失之

正月之朝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韋注曰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於司徒引之謹案鄭注周禮正月之吉曰吉謂朔日吉日不皆在朔則用鄭朔日之解辨見通說韋意此言正月之朝則指上旬而言非專指朔日也續漢書五行志注引尚書大傳曰凡六診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注曰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是其證荀子禮論篇月朝卜宅月夕卜日今本宅日上下互易誤也辯見讀書雜志月朝月夕謂上旬下旬也又管子立政篇曰

孟春之朝季冬之夕正月之朔則朝非朔也

居處好學

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惠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引之謹案居處下脫爲義二字下文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云云竝與此同則此文亦當有爲義二字管子小匡篇正作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當據補

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

引之謹案用衍字也韋注曰復白也謂鄉長選其賢者以白桓公之語也若加用字則與下文語勢隔閡且用賢之權在桓公不在鄉長有人云云亦但謂其人如是而無請用之語不得以爲用之也用字蓋涉上文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而衍管子小匡篇正作選官之賢者而復之中匡篇管仲讒而復之無用字

則民不憾

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韋注曰憾恨也家大人曰憾當爲感月令曰皆脩封疆審端徑術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卽此所謂井田疇均則民不惑也古憾字作感說見經義雜記與惑相似惑誤爲感後人又加心旁耳管子小匡篇正作則民不惑

擇是寡功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家大人曰擇是當從管子小匡篇作擇其其謫爲甚因謫爲是耳隸書甚字作是字作是二形相似故甚謫爲是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

辯物篇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閒雅甚都史記甚作是　上文曰擇其善者而業用之又曰選其官之賢者而復之下文曰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皆其證也

鬻陰

地南至於鬻陰韋注曰鬻陰地名齊南界也舊音云鬻賈作陶引之謹案鬻陰當作岱陰岱陰謂泰山之北也齊在泰山之北故曰南至於岱陰桓十六年公羊傳越在岱陰齊何注曰岱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是也傳寫者脫去岱字耳陶卽陰之誤而衍者蓋隸書陶字或作陰陰字或作陰二形相似故陰字一本誤作陶太平御覽學部十二引劉向七略曰古文或誤以陶爲陰校書者兩存作陰作陶之本而傳寫者遂增陶字後又誤而爲鬻矣管子小匡篇正作地南至於岱陰

余一人之命

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引之謹案之命二字蓋因下文天子之命而衍僖九年左傳云天子有事於文武此云余一人有事於文武乃致胙之由未及命齊侯也管子小匡篇有之命二字則後人據誤本國語加之也亦當作余一人有事於文武

牛馬遬具

男女不淫牛馬遬具引之謹案遬亦具也古人自有複語耳說文儩具也又云弇具也儩遬與弇古竝同聲牛馬遬具者謂牲畜皆全不見掠奪也墨子號令篇所居之吏上數遬具之遬具

猶齊備也恐其不全故選具之也韋注訓選爲數數具連文則不詞矣尹知章注管子小匡篇曰選擇其善者以成具亦以迂回失之

經義述聞國語下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

晉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令子爲上卿辭曰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引之謹案上二君字皆指武公待止也爾雅止待也廣雅止待逗也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篇作其誰能止之是待與止同義言哀侯未死時但知其從哀侯而未知其止於曲沃爲武公臣也既從哀侯又貳於武公故曰從君而貳也定元年左傳子家羈曰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語意正與此同皆謂無以對死君耳韋氏不得其解乃曰君武公也言君知

成將死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爲貳也迂回而難通矣

夫子誠之（俗本之作也因注而誤今從明道本）

韋注曰夫子郭偃也其言皆誠也引之謹案下云栾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注云二大夫史蘇郭偃也二大夫兼指郭偃則此夫子非謂郭偃也今案夫子謂里克也上文里克曰何如是問史蘇之詞於是史蘇郭偃相繼告之士爲滨信其言而欲里克豫爲之備故謂里克曰夫子誠之下文驪姬欲殺大子立奚齊而患里克不從使優施說之則當時里克權重可知故豫誠之責首在里克也

蒸于武公

韋注曰武公獻公之禰廟也在曲沃引之謹案武公之廟在絳不在曲沃周語曰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侯郊勞館諸宗廟及期命於武宮韋注武公之廟此受命於絳之宗廟非受命於曲沃之宗廟也其證一也下章說秦伯納文公云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卽位于武宮卽位于武宮在入于絳之下不在入于曲沃之下其證二也下章說悼公卽位云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入者入于絳也則朝于武宮亦在絳明矣其證三也且奚齊處絳上文已明著之矣則葅事于武宮亦在絳可知何爲遠適曲沃乎韋謂武公之廟在曲沃者蓋以左傳僖二十四年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二文相連故謂武宮在曲沃不知彼文丁未下亦當有入于絳三字寫者脫之耳（說見左傳）武宮在絳不在

曲沃也若謂朝于武宮遠在曲沃則絳爲國都何以反無宗廟可朝乎韋氏不考本書之文以爲說非也又案韋注云獻公之禰廟也則正文武公當作武宮

伯氏不出

伯氏不出奚齊在廟韋注曰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爲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引之謹案下文子盍圖乎子謂申生也不得又謂之伯氏且申生未嘗杜門不得謂之不出也當以一說爲是上文云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則已在大子申生反自稷桑之五年獻公之二十一年矣知者反自稷桑之五年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見下文正與上文云云相同則同在一時可知狐突杜門不出在獻公十七年見下直至二十一年猶不出故是年大子申生將死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也烝于武公奚齊莅事文次三大夫相見之下蓋卽在二十一年之孟冬冬祭曰烝下距申生之死不及三月申生死於是年之季冬姚氏秋農曰左傳僖四年大子申日故經書于明年春正當狐突不出之時故猛足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也必言伯氏不出者因狐突之避難而知難之將作也國語雜記晉事不皆以年之先後爲次狐突杜門不出事在前而文在後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事在後而文在前猶上文公將黜大子

申生而立奚齊亦事在後而先言之也惠公悔殺里克在既殺里克之後而下文先言惠公卽位而殺里克蒐于被廬作三軍在文公二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在八年而下文先言蒐于清原作五軍後言大蒐于被廬作三軍皆不以年之先後爲次韋云是時狐突未杜門殆考之不審耳

而難三公子之徒

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難患也言所患者三公子也說見左傳非無賄之難下韋注曰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引之謹案之徒二字衍文也下文曰登處之使知其極謂分三公子以都城也又曰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又曰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又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又曰乃城曲沃大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皆謂離間三公子非謂去三公子之黨也不得云三公子之徒下文里克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韋注始云徒黨也而此不釋徒字則所據本無之徒二字明甚

鮮有慢心雖其慢

夫人知極俗本極上衍鮮有字宋本無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韋注鮮有慢心曰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引之謹案鮮有慢心則不慢矣何以又云慢乃易殘上下相反非其原文也今案鮮下當有不字雖當讀曰唯言人知其位已極則志足意滿鮮不有怠慢之心唯其怠慢乃有釁可乘易於殘毀也韋作注時已脫不字故失其本指而以爲不敢違慢耳古字雖與唯

通詳見禮記已雖小功下

濟其罪

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韋注曰濟渡也以不勝罪之家大人曰渡其罪之語不詞疑本作濟成也而後人妄改之（周語晉語楚語吳語注竝云濟成也）爾雅濟成也謂以不勝成其罪

吾秉君以殺大子

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韋注曰秉執君志以殺大子不忍爲也引之謹案逸周書謚法篇曰秉順也言大子君之所欲殺也吾順君之意以殺大子吾不忍也故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韋注失之

唯無忌之

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韋注曰言驪姬唯無忌憚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家大人曰如韋注則正文之字下當有固字謂其無忌憚之心已固不可敗也今本脫固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何可敗也義不相屬

申生受賜以至于外

引之謹案至于二字義不可通葢因上文不聽伯氏以至于外而衍（宋明道本已然）檀弓作申生受賜而外猶以也

宗國

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韋注曰宗國公族也引之謹案公族不得稱宗國宗國謂周也猶言宗周云爾宗國既卑謂王室微弱隱十一年左傳王室而既卑矣是也內外

猶齊備也恐其不全故選具之也韋注訓選爲數數具連文則不詞矣尹知章注管子小匡篇曰選擇其善者以成具亦以迂回失之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九十九終

南海鄧翔順德馮佐勛新校　靈川秦培璠舊校

經義述聞　國語下

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

晉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令子爲上卿辭曰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引之謹案上二君字皆指武公待止也爾雅也廣雅止待逗也論語微子篇齊景公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止待作止孔子魯語其誰云待之說苑正諫篇作其誰能止之是待與止同義言哀侯未臥時但知其從哀侯而未知其止於曲沃爲武公臣也既從哀侯又貳於武公故曰從君而貳也定元年左傳子家羈曰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語意正與此同皆謂無以對臥君耳韋氏不得其解乃曰君武公也言君知

學海堂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成將以其君爲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以而待君於曲沃之爲貳也迂回而難通矣

夫子誠之（俗本之作也因注而誤今從明道本）

韋注曰夫子郭偃也其言皆誠也引之謹案下云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注云二大夫史蘇郭偃也二大夫兼指郭偃則此夫子非謂郭偃也今案夫子謂里克也上文里克曰何如是問史蘇之詞於是史蘇郭偃相繼告之士爲滨信其言而欲里克豫爲之備故謂里克曰夫子誠之下文驪姬欲殺大子立奚齊而患里克不從使優施說之則當時里克權重可知故豫誠之責首在里克也

蒸于武公

韋注曰武公獻公之禰廟也在曲沃引之謹案武公之廟在絳不在曲沃周語曰襄王使賜晉文公命晉侯郊勞館諸宗廟及期命於武宮（韋注武公之廟）此受命於絳之宗廟非受命於曲沃之宗廟也其證一也下章說秦伯納文公云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卽位于武宮卽位于武宮在入于絳之下不在入于曲沃之下其證二也下章說悼公卽位云乃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入者入于絳也則朝于武宮亦在絳明矣其證三也且奚齊處絳上文已明著之矣則莅事于武宮亦在絳可知何爲遠適曲沃乎韋謂武公之廟在曲沃者蓋以左傳僖二十四年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二文相連故謂武宮在曲沃不知彼文丁未下亦當有入于絳三字寫者脫之耳（說見左傳）武宮在絳不在

曲沃也若謂朝于武宮遠在曲沃則絳爲國都何以反無宗廟可朝乎韋氏不考本書之文以爲說非也又案韋注云獻公之禰廟也則正文武公當作武宮

伯氏不出

伯氏不出奚齊在廟韋注曰賈唐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爲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引之謹案下文子盍圖乎子謂申生也不得又謂之伯氏且申生未嘗杜門不得謂之不出也當以一說爲是上文云公將黜大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則已在大子申生反自稷桑之五年獻公之二十一年矣知者反自稷桑之五年里克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見下文云云相同則同在一時可知狐突杜門不出在獻公十七年見下直至二十一年猶不出故是年大子申生將死使猛足言於狐突曰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也烝于武公奚齊莅事文次三大夫相見之下蓋卽在二十一年之孟冬冬祭曰烝下距申生之死不及三月申生縊於是年之季冬姚氏秋農曰左傳僖四年大子申生奔新城十二月戊申縊晉用夏正乃下年二月二十八日故經書于明年春正當狐突不出之時故猛足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也必言伯氏不出者因狐突之避難而知難之將作也國語雜記晉事不皆以年之先後爲次狐突杜門不出事在前而文在後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事在後而文在前猶上文公將黜大子

申生而立奚齊亦事在後而先言之也惠公悔殺里克在既殺里克之後而下文先言惠公卽位而殺里克蒐于被廬作三軍在文公二年蒐于清原作五軍後言大蒐于清原作三軍皆不以年之先後爲次韋云是時狐突未杜門殆考之不審耳

而難三公子之徒

吾欲作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難患也言所患者三公子也說見左傳非無賄之難下韋注曰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引之謹案之徒二字衍文也下文曰盈處之使知其極謂分三公子以都城也又曰驪姬曰吾欲爲難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申生又曰是故先施讒於申生又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又曰乃城曲沃大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皆謂離間三公子非謂去三公子之黨也不得云三公子之徒下文里克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韋注始云徒黨也而此不釋徒字則所據本無之徒二字明甚

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韋注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俗本極上衍無鮮有字宋本無鮮夫人知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引之謹案鮮有慢心曰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引之謹案鮮有慢心則不慢矣何以又云慢乃易殘上下相反非其原文也今案鮮下當有不字雖當讀曰唯言人知其位已極則志足意滿鮮不有怠慢之心唯其怠慢乃有釁可乘易於殘毀也韋作注時已脫不字故失其本指而以爲不敢違慢耳古字雖與唯

通詳見禮記已雖小功下

濟其罪

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韋注曰濟渡也以不勝罪之家大人曰渡其罪之語不詞疑本作濟成也而後人妄改之（周語晉語楚語吳語注竝云濟成也）爾雅濟成也謂以不勝成其罪

吾秉君以殺大子

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韋注曰秉執君志以殺大子不忍爲也引之謹案逸周書謚法篇曰秉順也言大子君之所欲殺也吾順君之意以殺大子吾不忍也故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韋注失之

唯無忌之

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韋注曰言驪姬唯無忌憚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家大人曰如韋注則正文之字下當有固字謂其無忌憚之心已固不可敗也今本脫固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何可敗也義不相屬

申生受賜以至于外

引之謹案至于二字義不可通葢因上文不聽伯氏以至于外而衍（宋明道本已然）檀弓作申生受賜而外猶以也

宗國

宗國既卑諸侯遠已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韋注曰宗國公族也引之謹案公族不得稱宗國宗國謂周也猶言宗周云爾宗國既卑謂王室微弱隱十一年左傳王室而既卑矣是也內外

無親內謂王室外謂諸侯王室既卑則不能救虢諸侯遠之則不肯救虢故曰其誰云救之

其有勤也

君無懼矣明道本如是今本矣作焉非其有勤也韋注曰有勤自勤勞也明道本如是今本自作有涉正文而誤家大人曰注解其有勤也句未明有與又同也與邪同古書通以有爲又也爲邪說見釋詞上文宰孔謂獻公曰君可無會也又言齊侯不暇以晉爲務故此云君無懼矣其又勤邪言不必勤於遠行也僖八年左傳載宰孔之言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意與此同

桓公在嬪宋人伐之

葵邱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云云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爲

淮之會桓公在嬪宋人伐之韋注曰八年葵邱後八年也桓公復會諸侯於淮在魯僖十六年魯僖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大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爲孝公引之謹案桓公在嬪上當有九年二字左傳僖十七年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二月辛巳夜嬪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是桓公在嬪宋人伐之之事也案晉用夏正僖十八年春宋襄公伐齊經書春王正月則當爲晉惠公之八年十一月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晉獻公以二十六年卒見下文自二十六年至惠公八年爲九年在會于淮之後一年不得仍屬之八年也當云九年桓公在嬪宋人伐之寡者脫去九年二字耳

王尚書經義述聞

惑蠱

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韋注曰蠱化也家大人曰蠱亦惑也左傳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宣八年晉胥克有蠱疾皆謂惑也昭元年醫和論蠱疾曰非鬼非食惑以惓志又曰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又曰淫則生內熱惑蠱其君是蠱卽惑也古人自多複語不必分爲二義

里丕亦禍公隕於韓

里丕亦禍公隕於韓韋以里丕亦絕句注云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下文禍公隕於韓注云禍貪忕之禍秦伐晉戰於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家大人曰禍字或自爲一句或下屬爲句皆文不成義當以里丕亦禍爲句亦禍謂亦於禍里丕亦禍猶周語言郤至亦難卽上文所云喪田不懲禍亂其興也或謂韋注禍貪忕之禍五字本在里丕亦禍之下後人誤移置於公隕於韓之下非也上文喪田不懲禍亂其興禍字韋氏無注而此禍字獨有注明是以此禍字爲惠公隕於韓之禍與上文禍亂其興謂里丕見殺者不同故特注以明之也且上文得國而狃終逢其咎韋注曰謂惠公也狃忕也此云禍貪忕之禍則貪忕二字明指惠公而言非指里丕然則禍貪忕之禍五字本在公隕於韓之下非後人移置明矣此韋氏之誤不必曲爲之諱也

不更厥貞

不更厥貞大命其傾韋注曰不變更其正引之謹案不變更其正則當爲鬼神所祐矣何以大命反傾乎韋說非也今案更者償也報也夏官馬質馬死則旬之內更淮南詮言篇功之成也不足更責鄭眾高誘注竝云更償也呂氏春秋有報更篇所言皆報德之事上文貞之無報也賈唐云貞正也謂惠公欲以正

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此云不更厥貞亦謂不報厥貞也
行正禮而不償以吉祥則鬼神之不祚可知矣故下文遂曰大
命其傾也

荀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

荀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韋注曰荀使晉眾不說惠
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爲辭故不可不予家大人曰
韋以荀眾不說其君之不報也作一句讀非也荀眾不說爲句
不說謂不說秦也言秦不予糴則晉眾不說下文曰不若予糴
眾不說則其君之不報施有辭也若以不說爲不說惠公則不
得言其君有辭矣

若無天乎云

秦穆公曰殺其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若有天
吾必勝之韋昭云字上屬爲句注曰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
天也家大人曰若無天乎云文不成義且與下二句不相聯屬
云字當在下文若字下而以若無天乎爲一句若云有天爲一
句魏志公孫淵傳淵令官屬上書自直於魏云若無天乎臣一
郡吉凶尚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若無天乎若云有天皆
用晉語文蓋所見本云字在若字下也穆公之意以爲若無天
則勝負尚未可知若有天則吾必勝之也若無天乎之下不更
贅一語者下文明言若云有天吾必勝之義見於下故文省於
上也晉語記申生之言曰伯氏不出柰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
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今本死上衍至于二字辨見國語雖死何悔檀弓記其言

則曰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之下不更贅一語亦是義見於下而文省於上也

敏而有文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韋注曰敏達也文有文辭俗本作有文章誤茲從宋明道本引之謹案敏而有文本作敏而文因注而衍有字也晉語但言文故注云文有文辭弟七篇公以趙文子爲文也注曰文有文德是其例也僖二十三年左傳作晉公子文而有禮文上亦無有字襄三十一年傳子大叔美秀而文中庸曰簡而文文義竝與此同

約而不諂

約而不諂韋解約字曰在約困之中家大人曰約如以約失之者鮮矣之約言雖自斂約而不諂屈於人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其色儉而不諂儉亦約也僖二十三年左傳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語意略與此同皆就晉公子之行事而言若以約爲在約困之中斯爲不類矣

荀依

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路史疏仡紀荀作荀云荀國語史記皆作荀非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皆作荀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也又國名紀曰戰國有荀變子思薦之引之謹案路史荀作荀是也元和姓纂荀國語黃帝之後漢有荀實荀參荀周文王第十七子郇侯之後以

國爲氏後去邑爲荀廣韻荀姓出河內河南西河三望國語云本自黃帝之子漢有荀參古厚切荀本姓郇後去邑爲荀今出潁川相倫切是荀姓爲文王之後荀姓爲黃帝之後且元和姓纂及廣韻引國語並作荀不作荀也軒轅黃帝傳亦作荀又潛夫論志氏姓篇荀作拘拘荀古聲相近故荀通作拘也路史曰國語作荀非則所見已是誤本矣又案依當作衣今本作依者因上文儼字而誤加人旁耳考潛夫論正作衣史記五帝紀集解單行本索隱引國語並作衣鄭注中庸曰今姓有衣者廣韻衣字云姓出姓苑而依字不以爲姓則國語之本作衣益明矣

畏黷敬也

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雖遠男女不相及

畏黷敬也家大人曰黷敬二字義不相屬娶妻不娶同姓者畏其黷倫非畏其黷敬敬當爲故字之誤也言同姓之所以男女不相及者畏其褻黷故也韋注云畏褻黷其類但釋畏黷二字而不及敬字下文黷則生怨云云亦但承黷字言之而不及敬字則敬爲誤字明矣文選女史箴驩不可以黷但言黷而不言黷敬故李善注引此文男女不相及畏黷故也以釋驩不可黷之意今本注文作畏黷敬也則與正文不合益後人以誤本國語改之也左傳僖二十三年正義引此正作畏黷故也昭元年正義故作敬乃明監本所改宋慶元本正作故

十月　十二月

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韋注曰內傳魯僖公二十三

年九月晉惠公卒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閏餘十八閏在十二月後魯失閏以閏月爲正月晉以九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秦伯以十二月始納公子公子以二十四年正月入晉桑泉引之謹案十月當爲十一月蓋晉用夏時故月與周異內傳之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謂納公子重耳）周月也周之九月爲夏之七月正月爲夏之十一月故內傳曰九月而此曰七月內傳曰正月而此曰十一月也杜預春秋後序曰汲冢古書紀年篇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僖五年左傳晉卜偃說滅虢之日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而傳終之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漢書律厤志以爲言厤者以夏時故周十二月夏十月也是其例也賈韋二君誤以周月爲解故不能正傳寫之譌而內外傳之紀月遂齟齬而不合矣

迎公

董因迎公於河家大人曰迎本作逆此後人以意改也凡內外傳例言逆公不言迎公太平御覽方術部九引此正作逆

甲午軍于廬柳

韋注曰甲午魯僖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引之謹案內傳作二月甲午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也寫者脫去十二月三字耳或曰校書者誤謂與上文十二月相複而刪之也

干二命　非其官也而干之

若干二命以求殺余韋注曰干犯也家大人曰奉二君之命以殺文公不得謂之犯命干猶與也與今言汝與於二君之命以求殺余也干古通作閒（音澗聘禮記皮馬相閒鄭注古文閒作干）韋注言更相犯閒　左傳莊十年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昭二十六年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竝云閒猶與也閒干古同聲故後世有干與之語又下文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注曰干犯也家大人曰干亦與也殺有罪者司寇之事邢侯非其官而與之故曰干

公懼

公懼遽見之家大人曰懼字涉下文公懼而衍此時伯楚尚未以呂郤之謀告公不得言公懼也文選思元賦注獄中上梁王書注引此竝作公遽見之僖二十四年左傳作公見之皆無懼字陳氏芳林外傳攷正刪懼字是也

匡困資無

救之振滯匡困資無韋注曰匡正也正窮困之人家大人曰匡與救同意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成十八年傳曰匡乏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

宋眾無乃彊乎

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眾無乃彊乎韋注曰不許釋宋宋降于楚其眾益彊家大人曰如韋注則是楚眾彊非宋眾彊矣殊與傳文不合竊謂彊當讀為僵僵斃也（見呂氏春秋貴卒篇注）言宋國之眾將為楚所斃也故僖二十八年左傳曰不許楚言

是棄宋也彊之爲僵猶彊之爲僵陳君閻道碑車馬彊頓彊卽僵之假借

闇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

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闇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韋解闇聾二字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闇耳不別五聲之和爲聾家大人曰傳言不可使言不可使聽則闇瘖爲不能言之人聾聵爲不能聽之人韋氏以左傳釋之非其本指也凡事理之相近者其名卽相同籧篨戚施侏儒皆疾也故人之不肖者亦曰籧篨戚施侏儒北風新臺篇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又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鄭語曰侏儒戚施宴御狂側近頑童也皆謂

不肖之人也淮南脩務篇注云籧篨僵戚施僕皆醜貌也故物之粗醜者亦曰籧篨戚施方言曰簟之粗者自關而西謂之籧篨太平御覽引薛君韓詩章句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是也侏儒短人也故梁上短柱亦謂之侏儒淮南主術篇曰脩者以爲欂櫨短者以爲侏儒枅櫨是也不能言謂之瘖故不言亦謂之瘖晏子春秋諫篇曰近臣嘿遠臣瘖是也不能言謂之闇不能聽謂之聾故曰不道忠信之言亦謂之闇耳不聽五聲之和亦謂之聾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所云是也故事理之相近者旣有本義廢俗義不以俗義亂本義斯兩得之矣

惠慈二蔡　諏於蔡原

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韋注曰蔡蔡公原原公引之謹案蔡讀爲祭公謀父之祭漢書古今人表有祭公與虢仲虢叔閎天南宮适辛甲同時卽此所謂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閎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者也昭王時有祭公隕於漢水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春秋隱元年祭伯來桓八年祭公來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蓋皆文王時祭公之後路史後紀曰祭事文王受商之命蓋別有所據也祭爲畿內之邑字本作鄒說文鄒周邑也故穀梁傳以祭伯爲寰內諸侯若凡蔣邢茅胙祭之國桓十一年杜注云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其是與韋注周語以祭公謀父爲周公之後非也祭與蔡古字通呂氏春秋音初篇周昭王及蔡公坎於漢中僖四年左傳正義引此作祭公古今人表亦作祭公墨子所染篇幽王染於蔡公穀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祭公

敦春秋鄭祭仲易林既濟之鼎作蔡仲漢安平相孫根碑祭足作蔡足皆其證也逸周書祭公篇禮記緇衣引作葉公亦是偕蔡爲祭因譌而爲葉也上文曰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此言咨於二虢卽上文之二虢則此言諏於蔡亦卽上文之二蔡也二蔡蓋二人皆倉邑於祭者惠慈猶惠愛也固不必愛子而後謂之慈也說者以二蔡爲管叔蔡叔失之管蔡不賢豈得置武王周公而愛管蔡乎

瞽瞍脩聲　不脩天罰

瞽瞍脩聲家大人曰脩當爲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相亂說見前謹脩其法下本監本並同毛本改循爲脩非又引舊注歌詠琴瑟是其證聲爲歌之所循故歌詠也王制正義引此正作循宋十行本明閩

曰循聲射義曰射者循聲而發若作脩聲則義不可通韋本當亦是循字故注云無目於音聲審故使循之而今本注文亦誤作脩矣又下卷晉爲盟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韋注曰脩行也家大人曰脩與行不同義脩亦當爲循循天罰行天罰也甘誓曰今予惟共行天之罰是也韋注訓爲行則其爲循字可知（說文循順行也）

以爲大政　子爲大政

使郤穀將中軍以爲大政韋注曰大政大掌國政家大人曰韋說非也政讀爲正（正政古多通用不煩枚舉）爾雅曰正長也郤穀將中軍爲卿之長故曰大正以爲大正猶曰以爲正卿耳昭十五年左傳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杜注曰孫伯黶晉正卿漢書五行志作大正是其證也（多方曰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書大傳正作政逸周書嘗麥篇曰王命大正正

刑書又子產對韓宣子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昭七年左傳同）亦謂宣子爲正卿也成六年左傳子爲大政杜注曰中軍元帥是也韋注曰大政美大之政亦非

冀缺耨

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家大人曰冀缺耨上有見字而今本脫之自冀缺耨至相待如賓皆言曰季之所見如此下文從而問之云云亦從見字生出若無見字則隔斷上下語脈矣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三引國語皆作見冀缺耨僖三十三年左傳同

戰

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甯儆其民也家大人曰戰非戰鬥之戰何以明之鍾鼓錞于丁甯皆戰所必用不得以鍾鼓屬伐以錞于丁甯屬戰以是明之戰讀爲憚憚懼也（見上文注）此承上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而言言伐之則必備鍾鼓所以聲其罪也若憚之而已則但用錞于丁甯所以儆其民也白虎通義引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廣雅曰戰憚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君子終身守此戰戰又曰君子終身守此憚憚魯語帥大讎以憚小國說苑正諫篇作戰莊子達生篇以鉤注者憚呂氏春秋去尤篇作戰戰與憚古同聲同義故字亦相通

余病喙

郤獻子傷曰余病喙家大人曰喙下有矣字而今本脫之則語勢不完喙字亦作緣方言緣傖也（傖古傖字）郭璞曰今江東呼極爲緣音喙玉篇緣困極也大雅緜篇維其喙矣毛傳喙困也外傳曰余病緣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七引作余病喙矣成二年左傳作余病矣皆有矣字

以憖御人

郤獻子伐齊齊侯來獻之以得隕命之禮曰寡君使克也不腆敝邑之禮爲君之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憖御人韋注曰憖願也御人婦人也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引之謹案說文憖說也言以此說君之御人耳韋訓憖爲願以願御人則爲不辭故又申之曰願以此報君御人之笑已者始失之迂矣

使勿兕

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兕韋注曰兕惑也宋

庠補音曰案人名有驩兜器名有兜鍪它無所訓徧閱經典子史未見兜惑之說將先儒自有所據其散亾乎引之謹案兜當爲衆說文衆廱蔽也從人象左右皆蔽形讀若瞽勿衆謂勿廱蔽也說文之訓始出賈侍中國語注乎韋注訓爲惑則其字益當作衆蓋衆之爲言猶蠱也蠱惑也爾雅曰蠱疑也疑亦惑也昭元年左傳曰女惑男謂之蠱是也衆與兜形相似後人多見兜少見衆故衆譌爲兜矣

是先主覆露子也

韋注曰露潤也引之謹案露與覆同義覆露之言覆慮也包絡也釋名釋天曰露慮也覆慮物也釋宮室曰廬慮也取自覆慮也淮南時則篇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春秋繁露基義篇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持載之漢書鼂錯傳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皆謂覆慮之也若訓露爲潤則與覆異義矣孫高誘注淮南亦訓露爲潤顏師古注漢書訓露爲膏澤且云或露或覆言養育也不知露即訓覆覆露爲古人之連語上下不殊義也

過由大

夫戰刑也刑之過也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將誰行武引之謹案過由大過字後人所加刑之過也由大六字本連讀言行之失也由大臣有罪而不刑也韋氏誤分爲二句於刑之過也注云刑殺有過者於由大注云

由大臣也不知刑之過也四字乃起下之詞非別爲一句也後人不察其誤又於由大上加過字則與上四字義不相屬矣韋注怨由細云怨望者由小細民也而注由大則云由大臣也而不及過字則由大上無過字可知

君臣不相聽

與其君臣不相聽以爲諸侯笑也盍姑以違蠻夷爲恥乎韋注曰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陨於韓先穀不與林父相聽以亾於箕家大人曰君臣不相聽以敗於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亾於箕家大人而言上文曰吾君將大其私曜而益婦人田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正所謂君臣不相聽也韋以欒武子所說三事當之誤矣

園公

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家大人曰圍當作圂成十七年左傳云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囚之或言執或言囚或言圂皆謂囚之也今本圂作圍則非其旨矣古圂圂字本作圂說文曰圂圂忩篇云欒書中行偃劫而囚之或言執或言囚或言圂皆謂囚之也今本圂作圍則非其旨矣古圂圂字本作圂說文曰圂圂圂所以拘辠人史記秦始皇紀贊虐圂圂而免刑戮漢書司馬遷傳滾幽囹圂之中皆是也圂圂字相似因誤爲圍（齊策則是圂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墨子備城門篇乃足以守圂韓子揚榷篇主將壅圂淮南詮言篇以圂强敵今本圂字竝誤作圍又楚語王孫圂宋明道本作圍圂學紀聞亦引作圍史記陳世家文公圂春秋世族譜作韋一作幸）經傳通用圂字宣四年左傳圂伯嬴于轅陽而殺之是也圂圂字亦相似

刑史

無乃不堪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韋注曰刑刑官司寇也史大史掌書法也引之謹案司寇者典刑之官不得直謂之刑大史非掌刑之官不得與司寇竝舉韋說非也刑史謂刑官之史掌刑書以贊治者周官刑官之屬鄉士遂士史皆十有二人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鄭注曰史司寇吏也陷於天戮則刑官之史得書其罪故曰以煩刑史

二月乙酉

二月乙酉公卽位引之謹案晉行夏時二月當爲十二月成十八年左傳春王正月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而此文上云厲公七年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則魯之正月晉以爲冬

蓋晉之十一月也由是推之則魯之二月爲晉之十二月內傳曰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則此當曰十二月乙酉公卽位矣成十六年傳正義引此作正月乙酉又引孔晁云二月乙酉言正月者記者誤也案正字卽十二之合譌

使呂宣子佐下軍　至故以巍季屛其宗

使呂宣子佐下軍曰郤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韋注曰上當爲下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敗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孫字衍說見下條使巍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巍季屛其宗引之謹案悼公卽位之年魯成公之十

八年也十八年左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冕季亦佐下軍（杜注冕季士魴）如伐鄭可也襄九年傳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杜注曰黶魴讓起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又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注曰二國從下軍是佐下軍者冕恭子非呂宣子也下文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韋注文子趙武）而能恤大事使將新軍（將今本譌作佐辯見下）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襄九年左傳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杜注曰武新軍將又杞人郠人從趙武魏絳斬行粟注曰二國從新軍是趙文子爲新軍將呂宣子卒而趙文子始將新軍則先趙文子而將新軍者呂宣子也是將新軍者呂宣子非冕恭子也傳寫者上下錯亂耳上當云使冕恭子佐下軍而以曰武子之季云云次於其下下當云使呂宣子將新軍而以曰郠之役云云次於其下今更訂其文如左

使冕恭子佐下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冕季屏其宗使呂宣子將新軍曰郠之役（此云郠之役鄢之役下文云昔克潞之役此云其子不可不崇也下文云其子不可不興也兩事相連故文義亦相似）呂錡佐知莊子於下軍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躒楚王而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不可不崇也

子孫

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家大人曰孫字後人所加呂宣子呂錡之

子也故曰其子不可不崇不當有孫字左傳成十八年正義引此無孫字下文其子不可不興也亦無孫字

聰敏肅給

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韋注曰肅敬也給足也引之謹案肅之言速給之言急也爾雅曰肅速也肅速疾也論語公冶長篇禦人以口給孔傳曰佞人口辭捷給皇侃疏曰給捷也管子大匡篇曰隰朋聰明捷給荀子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楊倞注曰齊疾也給急也是肅給皆疾也聰敏言其通達也肅給言其敏捷也四字義相貫注韋注失之

道逆

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韋注曰且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引之謹案道猶順也謂觀察諸侯之順命與逆命者楚語逆而道從而逆道與逆相反正與此同是道爲順也管子小問篇百川道牟穀孰亦謂百川順也若以道爲有道德則與逆字義不相當矣管子君臣篇順理而不失之謂道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據此則道德之道亦以順得名

使佐新軍

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韋注曰說云新中軍也宋本如是昭謂時但言新軍無新中軍宋本無下引脫新字之謹案下文始云使魏絳佐新軍此不當與之複故舊說以新軍爲新中軍以別於下文之新軍而韋氏駁之以時無新中軍則新軍與下文無別下文令狐文子卒公乃使魏絳佐新軍則

先魏絳而佐新軍者令狐文子而非趙文子也其不得以趙文子爲佐新軍明矣今案佐字涉下文使佐新軍而譌佐當爲將呂宣子本將新軍宣子卒故公使趙文子將新軍也襄九年左傳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杜注曰武新軍將又杞人郠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注曰二國從新軍是趙文子將新軍魏絳佐之也益其始也呂宣子將新軍令狐文子佐之及二子卒則趙文子將新軍而魏絳佐之故上文云使呂宣子將新軍呂宣子今本誤作呂宣子今本誤作呂宣子辯見上使令狐文子佐之此及下文云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而能恤大事使將新軍令狐文子卒公以魏絳爲不犯使佐新軍也合前後考之而傳寫之譌誤可得而正矣

比義

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韋注曰比比方也義宜也楚語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韋注曰比義義之由比也又楚語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究遠宣朗韋注曰義宜也引之謹案以上三言比義義字皆當讀爲儀儀說文曰儀度也比儀者比之度之也周語曰儀之於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義古字通說見前婦義事也下云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者言願君比度而行之也云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者行猶用也言使知事之族類而用其比度若學記言比物醜類也云其智能上下比義者言巫之智能上下比度以事神也比義卽比度非比於義之謂也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究遠宣朗上下比義字皆平列義

與比意相近故言比可以兼義晉語云能上下比之是也襄三十年左傳女待人婦義事也義事謂度事而行也說見前婦義事也下字又通作議昭六年左傳咎先王議事以制亦謂度事也說見前議事以制下韋注訓義爲宜又以行比義爲義之與比皆失之

女工妾　輅車

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韋注曰女美女工樂師傳曰賂吾矣以師悝師觸師蠲是也妾給使者女工妾凡三十人或云女工有伎巧者也與傳相違失之矣引之謹案內外傳亦有不相合者不可强同內傳師悝師觸凡三人不言女妾而此曰女工妾三十人則與內傳殊義且上言女下言妾而中乃言樂工爲不倫矣唯或說差爲近之益女工妾長於女工之妾也成二年左傳魯賂楚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杜注曰執鍼織紝女工織紝縚布者是以女工妾爲賂之證又案下文曰輅車十五乘內傳則曰廣車軏車淳十五乘凡兵車百乘二者亦不合韋注牽合內傳而曰輅廣車也車軏車也十五各十五也亦失之廣車不得謂之輅軏車亦不得但謂之車輅車者路車也又不得以輅車爲二物

厚其外交而勉之

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韋注曰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引之謹案此謂寬其從罪無取於勸勉也勉當讀爲免古字勉與免通詳見左傳賴前哲以免也下免之謂免其從秋官鄉士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僖三十三年左傳

若從君惠而免之是也上文云滅之此云免之相對爲文昭七年左傳朔於儆邑亞大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是遠逃者以免死爲幸也

及爲成師

及爲成師居大傅家大人曰師當爲帥字之誤也爲成帥者爲成公之中軍帥也唐注曰爲成公軍帥兼大傅官今本帥字亦譌作師韋注引宣十六年左傳晉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皆其證也潛夫論志氏姓篇作爲成率居大傅與帥同襄二十七年左傳正義引作及爲元帥元字蓋後人所改而郎亦不誤

置茅蕝設望表

咎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爲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韋注曰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史記叔孫通傳索隱引賈逵注曰束茅以表位爲蕝說文曰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引春秋國語曰致茅蕝蓋本此引之謹案會盟無縮酒之文韋注非也當以賈說爲長竊謂置茅蕝者未盟之先擯相者習儀也習儀則必爲位故以茅蕝表之漢書叔孫通傳說朝儀曰爲縣蕞野外習之如淳注曰謂以茅翦樹表位尊卑之次也引春秋傳曰置茅蕝顏師古曰蕞與蕝同然則置茅蕝之義當與縣蕞相似蓋爲習儀而設也周官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是其比類也望表盟之日所以表位者也望而知其所立之處故曰望表淮南說林篇曰植表而望則不惑是也設望表者豫爲王及諸侯之

位以木表之若覲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也昭十一年左傳朝有著定會有表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杜注曰野會設表以爲位是其明證矣韋以爲望祭山川亦非上云盟諸侯下云守燎所言者皆會盟之事不得雜以祭神也

木楗

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韋注曰木楗木擔也引之謹案書傳無訓楗爲擔者楗當作椷淮南人間篇負輦粟而至眾經音義卷十一引作椷載粟米而至又引許叔重曰椷擔之也廣韵曰椷擔運物也力展切木椷者荅繫物於橫木之兩端而中荷之若今之扁擔是也椷與楗字形相似學者多見楗少見椷因譌而爲楗矣宋庠補音音其偃反失之

文鋚其服

金玉其車文鋚其服韋注曰文文織鋚鋚鏤也引之謹案服不可以鏤韋說非也文鋚猶文繡也漢書地理志注引世本曰鋚叔繡文王子叔繡字鋚益取繡文交鋚之義秦策曰秦韓之地形相鋚如繡淮南齊俗篇曰富人帷幕茵席綺繡絛組青黃相鋚皆其證也爾雅釋旗名云鋚革鳥曰旞謂交鋚其文畫爲急疾之鳥說見爾雅畫文謂之鋚繡文亦謂之鋚其義同也

五日

五日公見子產賜之莒鼎家大人曰五日下當有廖字平公從子產之言祝夏郊而疾廖故賜之莒鼎若無廖字則與下文意

不相屬據韋注云祭後五日平公有瘳故見之則似所見本已脫瘳字若有瘳字則不必如此詞費矣然說苑辯物篇止作五日瘳公見子產昭七年左傳亦云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則有瘳字是也

諄趙鞅

曾孫蔽瞶以諄趙鞅之故韋注曰諄佐也舊音諄之閏反補音又之純反說文告曉之孰也它書或訓佐也從去聲與韋注合舊音得之引之謹案書傳無訓諄爲佐者諄當爲諒大雅大明篇涼彼武王毛傳曰涼佐也釋文涼本亦作諒同力尚反佐也是韋注所本也諒與諄相似因誤爲諄後人又據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耳說文及廣韻俱無諄佐也之訓惟玉篇諄字云佐也蓋後人據誤本國語增入非顧氏原文也眾經音義十二云諄亦左也左與佐同蓋唐時國語及注諒已誤作諄故元應承用之也諄字說見其儀不忒下曹風鳲鳩篇毛傳貳疑也貳誤爲忒而玉篇遂收入忒字注廣雅卒極也卒誤爲孚而玉篇遂收入孚字注蒨餘盈也匪勿非也傳寫者脫去上也字與非也混爲一條而玉篇餘字注遂收非也之訓皆後人所增也

尋飯

襄子將食尋飯有恐色家大人曰尋字義不可通尋當作專專古摶字周官大司徒其民專而長釋文專徒丸反專與尋字形相近故專誤爲尋曲禮毋摶飯鄭注曰爲欲致飽不謙此言其食不當摶飯也若獨食則不嫌矣鹽鐵論取下篇摶粱嚌肥摶粱即摶飯也呂氏春

秋慎大篇載此事正作搏飯

是天啟之心也

鄭語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蔿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韋注曰啟開也天開季紃故叔熊不得立有心字誤家大人曰韋以下文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啟下無心字故以有心字爲誤也今案天啟之心謂啟季紃之心也叔熊不得立是天啟季紃之心使之紹其先業也晉語曰非天誰啟之心襄二十五年左傳曰天誘其衷啟敝邑心昭二十七年傳曰天啟叔孫氏之心則有心字不誤下文天之所啟與此相承而不相背也

淳燿

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韋注曰淳大也燿明也敦厚也言黎爲火正能治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爲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家大人曰韋訓淳爲大義本爾雅（爾雅作純義同）然云大明厚大天明地德則不詞矣尹謂淳燿敦大光照皆二字平列淳字本作焞焞明也燿光也言能光明天明厚大地德也下文云祝融能昭顯天地之光明即其證說文焞明也春秋傳曰焞燿天地葢約舉鄭語之文也崔瑗河間相張平子碑曰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其字竝作焞昭二十九年左傳正義引此亦作焞今本作淳者俗字耳大元元測序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范望亦云淳明也漢書揚雄傳光純天地純亦明也（李奇訓純爲淳淳純古竝通用緣亦失之）

民煩

楚語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韋注曰煩亂也家大人曰煩亂也昏亂之人故不可教訓玉篇泯彌賓二切滅也煩皆亂也昏亂之人故不可教訓玉篇泯彌賓二切滅也（大雅桑柔篇靡國不泯釋文泯面忍反徐又音民是泯滅之泯亦與民同音）又泯泯亂也是泯與民同音（大雅桑柔篇靡國不泯釋文泯面忍反徐又音民是泯滅之泯亦與民同音）康誥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棼與梦同）泯棼與民煩聲近而義同哀公問曰寡人惷愚冒沒注泯棼亂也愚冥煩冥與民煩聲義亦相近故賈子大政篇曰夫民之為言也冥也萌之為言也旨也孝經援神契亦曰民者冥也（見大雅靈

若合而函吾中

雍子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解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欲之若合而函吾中吾上下必敗其左右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韋解合而函吾中曰合合戰也函入也舊音曰函音咸或為舀音滔補音曰今本竝作函家大人曰函訓為容不訓為入舀即或舂或揄之揄亦不訓為入作函作舀皆舀字之譌也舀本作舀形與函相似故譌而為函（函字俗書作函與舀字胡昳切函鎧也又胡緘切函書也舀字俗書作函故玉篇誤收入臼部）說文舀小阱也從人在臼上舂地坎可舀人今經傳通作陷（案廣雅舀坑也吳越舂秋句踐入臣外傳舀鑱之矛論衡譏曰篇莽避九空地名漢武都大守李翕天井道碑堅無舀潰西狹頌刻舀礮鬼其字皆作舀今經傳相承作陷未必非後人

所改也楚語之㕣吾中若非譌爲函則後人亦必改爲陷矣　玉篇陷墜入地也廣韻陷入地隕也是㕣與入同義故傳曰㕣吾中　僖四年公羊傳曰大陷于沛澤之中故韋注訓㕣爲入也宣十二年左傳曰巫子以偏師陷陷字亦與此同義舊音及補音皆不知函爲㕣之譌相承音咸失其義矣史記禮書函及士大夫集解曰函音含索隱作啗云啗音含鄒誕生音徒濫反案函亦㕣之譌㕣啗聲相近故鄒誕生本作啗裴駰司馬貞音含皆失之也漢書司馬遷傳函糞土之中而不辭函亦㕣之譌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是其證經傳中㕣字既相承作陷而國語之㕣吾中史記之㕣及士大夫漢書之㕣糞土之中又皆譌而爲函後人多見函少見㕣遂莫有能正其失者矣　宋賈昌朝羣經音辯函字有三音一音咸匱也一音含容也一音陷小阱也是直不辨函㕣之爲二字其失甚

矣

蹶庶

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蹶庶爲樂韋注曰蹶讋也庶眾也引之謹案蹶亦眾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暮眾也小雅十月之交篇讒口囂囂箋曰囂囂眾多貌暮與蹶同蹶庶謂聲音之眾多也

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

韋注曰不服心不服也引之謹案韋意蓋謂諸夏事晉靈王心不服矣今案而者連及之詞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當作諸夏不服吾而獨事晉傳寫者誤倒其文耳昭十二年左傳楚子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正所謂諸夏不服吾而獨事晉也若作吾

不服諸夏而獨事晉則義不可通矣韋據誤本作注故失其指

延見

左史倚相延見申公子亹韋注曰延見見於延也引之謹案下文曰子亹不出則在家非在朝也不得言延見延當爲迋迋與往同謂往至子亹之家而請見故下文曰子亹不出也說文曰迋往也又曰往之也古文作迋襄二十八年左傳君使子展迋勞於東門之外漢書五行志迋作往襄二十八年傳又曰伯有迋勞於黃崖三十一年傳曰印段迋勞於棐林皆是也迋與延字相似故迋譌作延廣雅迋歸也今本迋字亦譌作延　下文鬬且延見令尹子常延亦迋之譌

師長士

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韋注曰師長大夫引之謹案經傳言師長者有二義有訓爲公卿者盤庚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傳曰師長公卿是也有當訓爲士者楚語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是也蓋上言卿下言士而中包大夫故曰以下曰至於猶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中包公卿大夫士耳如以師長爲大夫則師長即在卿之下何得言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乎墨子尚同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卿大夫師長於大夫之下言師長則師長爲士矣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百官之正長師旅是也祭法官師一廟鄭注曰官師中士下士官師即此師長士也

懿戒

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家大人曰戒字涉注文戒書而衍懿
卽大雅抑之篇也可謂之懿詩不可謂之懿戒案韋注云三君
云懿句戒書也昭謂懿句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三君及
韋注皆釋懿字而不及戒字則正文原無戒字明矣宋庠補音
出作懿二字而釋之云注讀曰抑詩抑篇是也而不言懿戒則
庠所見本亦無戒字明矣玉海五十九引此始有戒字說命正
義小大雅譜正義大雅抑正義鈔本北堂書鈔藝文部六陳禹謨本
增戒字並引作作懿以自儆無戒字

右執殤宮

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韋注曰中身也禮記曰其中退然夭矧
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
世云能使殤矣家大人曰韋以殤宮爲殤之居非也殤之居則
不可言執故又爲之說曰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始
失之迂矣宮讀爲躬中躬皆身也執殤躬猶言執鬼中作宮者
假借字耳

象夢

而又使以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家大人
曰象夢當爲夢象謂以所夢見之人作象而使求之也據韋注
云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使求之則正文之作
夢象甚明今本夢象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潛夫論五德志篇
載其事云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傅說升以爲大公卽
用國語之文

心類德音

齊桓晉文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韋注曰類善也引之謹案類之言率也率循也言其心常循乎德音也下文觀射父曰使心率舊典者爲之宗語意與此同率與類古同聲同義而字亦通用漢書尹翁歸傳類常如翁歸言顏師古注類猶率也外戚傳事率眾多顏注率猶類也考工記梓人注是取象率焉率音類又作類又音律祭義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率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凡釋文內率字之音多如此

自誥

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韋注曰誥告也引之謹案爾雅誥誓謹也郭注曰皆所以約勒謹戒眾今本勒譌作勤據明吳元恭本改自誥者自戒敕也上文曰衛武公作懿以自儆義與此同

炎遠宣朗

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炎遠宣朗其明能炎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引之謹案下炎爲炎明之炎上炎則廣大之廣周語中篇叔父若能炎裕大德韋注曰炎廣也下篇曰盡也者廣下篇緝裕民人之謂也明也熙廣也卽爾雅緝熙炎也之炎炎與廣通詳見易炎字下炎遠者廣遠也廣與遠同義宣朗者明朗也明與朗同義宣訓爲明詳見詩宣昭義問下陸雲祖考頌炎遠之度宣朗之明義本國語於炎遠言度於宣朗言明亦是以炎爲廣以宣爲明也

齊肅

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力不堪故齊肅以承之韋於上齊字注但云肅疾也引之謹案韋意於下齊字蓋亦訓爲潔故蒙上注而省其文也今案下齊字當訓爲疾與肅同意故以齊肅連

文爾雅曰肅齊疾也敬不可久故欲其疾速也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舒也遲也皆緩也遬也皆疾也說見太保條與此齊肅同義

滯久而不震

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而不震生乃不殖引之謹案震振也興也晉語曰底著滯淫誰能興之是矣韋注訓震爲懼失之又周語曰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韋注曰震動也此云不震不殖亦與同義

勤民以自封

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韋注曰勤勞也封厚也引之謹案勤病也民多曠而我取富非勞民乃病民也病民以自封猶言厲民而以自養也爾雅瘽病也釋文曰瘽音勤字亦作勤瘽勤勤字異而義同楚語又曰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瘠民猶病民

聞一善

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家大人曰聞一善本作聞一善言今本無言字者蓋後人以上句多一字故刪之以對下句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必字字相對且善言人於耳故曰聞刪去言字則文義不明後漢書文苑傳注文選薦禰衡表注楊荊州誄注引此竝作聞一善言

憲臧否

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韋注曰憲法也取善惡之法家大人曰

法臧否之語不詞余謂憲者表也表臧否以示人故曰寵足以憲臧否大雅崧高篇文武是憲周官小司寇憲刑禁箋注竝曰憲表也

既能得人

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人明道本如是而曜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引之謹案人當爲人能得人卽上文所謂其愛也足以得人也曜之以大利謂示其人以大利也下文動而得人卽承此句言之若作入字則義不可通上文曰來曰寵正謂入國之後見寵於子西不當又言得入也且得入由於子西之召何能之可言乎元明諸本不解其義而改能爲而誤益甚矣

從逸

吳語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韋注曰從順隨也家大人曰從讀爲縱縱逸猶放逸也曹植酒賦流情縱逸韋以從爲順隨則誤分從逸爲二義

於其心也戚然

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韋注曰戚猶惕也家大人曰諸書無訓戚爲惕者說文伋惕也春秋國語曰於其心伋然則今本作戚乃伋字之譌而韋所見本正作伋不作戚故與說文同訓爲惕也廣雅曰伋慎愼也玉篇曰愼心動也廣韻曰伋意愼伋也義與惕竝相近

不敢左右

吳王夫差使行人冥斯稽言於齊曰寡人帥不腆吳國之役遵汝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家大人曰廣雅敢犯也言不犯君之左右唯有恩好之故也韋注以爲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失之

猲震也

今大夫國子興其眾庶以犯猲吳國之師徒韋注曰猲震也家大人曰震與猲義不相近諸書亦無訓猲爲震者震當爲虐犯猲連文故訓猲爲虐爾雅猲虐也郭注曰陵猲暴虐是其證虐說文本作虘隸省作虐見司隸校尉魯峻碑其下半與辰字相似故虎字隸或作虒因譌而爲震矣

奮其朋勢

請王厲士以奮其朋勢韋注曰朋羣也勉厲士卒以奮激其羣黨之勢家大人曰朋讀爲馮馮勢盛怒之勢也方言曰馮怒也楚曰馮郭璞注曰馮恚盛貌昭五年左傳今君奮馮震電馮怒杜預注曰馮盛也楚辭天問曰康回馮怒是馮爲盛怒也作朋者假僭字耳史記田完世家之韓馮韓策作韓朋藝文類聚寶部下引六韜曰九江得大貝百馮淮南道應篇作大貝百朋是馮與朋古字通猶溯洄之溯通作馮也

士卒

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今本作官帥辯見下條擁鐸拱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棜經秉枹萬人以爲方陳皆白常白旂素

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家大人曰上文秣馬飲士士卽卒也此既言卒則無庸更言士士卒當爲王卒字之誤也王卒者中軍之卒也中軍從王故其卒謂之王卒左傳哀十一年吳子伐齊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是王卒皆在中軍也自陳王卒至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皆指中軍言之下文言左右軍亦如之而此不言中軍者言王卒則中軍不待言也三軍陳法皆同所不同者左尚赤右尚黑而中則尚白耳今本王卒作士卒則無由知其爲中軍之卒既不專指中軍則不得言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矣文選吳都賦劉逵注引此正作陳王卒（宋尤袤本如是）各本王作士乃後人依俗本國語改之

官師

行頭皆官帥補音云帥音所類反今官私諸本多作官師非是按史記馮唐傳云爲官卒將（卒當爲率卽帥字也說見讀書雜志史記晉灼注此漢書注非史記注）百人爲徹行皆帥將也史記索隱正引吳語曰百人爲徹行皆官帥賈逵云百人爲一卒卽一隊也官帥隊大夫也若作師字殊無意義明道本正文注文皆作官師陳氏芳林亦以爲非說曰案劉淵林吳都賦注引作官帥是也賈公彥周禮小宰疏引作官師非也干祿字書收師帥二字云上通下正葢當時寫書偶用通體點畫僅豪釐之別因遂成師字耳家大人曰宋陳二說皆非也案韋注云三君皆云官師（明道本如是各本依宋說改師爲帥）大

夫也昭謂下言十行一嬖大夫此一行宜爲士周禮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據韋注則所見本正作官師也何以明之祭法官師一廟鄭注云官師中士下士也襄十五年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杜注云官師劉夏也正義引釋例云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是官師卽士也而韋云此宜爲士則正文之作官師甚明說內外傳者或以官師爲大夫襄十四年左傳官師相規杜注云官師大夫此蓋本於舊注故韋此注云三君皆云官師大夫也案三君以官師爲大夫非也說見左傳官師下賈景伯卽在三君之內其注當云百人爲一卒卽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是三君皆以官師爲大夫故不從三君而以官師爲士也漢書馮唐傳爲官帥將晉灼曰百人爲徹行亦皆帥將也見史記集解此但言百人爲行當有帥將以統之未嘗言國語有官帥之文至小司馬所見本始譌作官帥故引賈注亦作官帥而公序遂奉爲定本矣師帥字形相似帥可譌爲師師亦可譌爲帥吳都賦及注作官帥未必非傳寫之譌而韋注云此宜爲士又引周官卒長皆上士徧考經傳士稱官師而不稱官帥則當作官師明矣鄭仲師注周官小宰引此正作官師故賈疏亦作官師非誤也國語舊本多作官師亦非誤也鈔本北堂書鈔樂部四引國語吳都賦皆作官師而陳禹謨又改爲官帥矣行頭皆官師者在平時則爲官師在此時則爲一行之長亦猶十行一嬖大夫在平時則爲大夫在此時則爲十行之長也十旌一將軍亦是平時爲卿而此時爲將軍故周官云軍將皆命卿也又

云師帥皆中大夫旅帥官下大夫卒長皆上士是大夫皆得稱師而士則但稱卒長不得稱帥也此行頭爲百人之長卽卒長也安得稱爲官帥乎且官帥之名不見於經至史記始有官率將之語不得援以爲據

譁卸

三軍皆譁卸以振旅韋注曰譁卸讙呼也舊音卸音口家大人曰說文卸金飾器口也玉篇音口與讙呼之義無涉卸當讀爲昕字或作呴俗作吼說文昕厚怒聲玉篇呼垢切文選江賦注引聲類云呴嗥也燕策云呴籍叱咄一切經音義十九引國語三軍譁呴又引賈逵注云呴謼也與韋注讙呼同義作卸者假字耳當音呼垢反不當音口

天子

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家大人曰天子當爲天下此涉上下文天子而誤也韋注曰淫潛也名號也以淫名聞於天下謂天下皆知吳之僭號非獨聞於天子而已也左傳哀十三年正義文選王粲贈文叔良詩注引此竝作聞於天下

許諾

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許諾家大人曰許諾二字涉下文吳王許諾而衍上文吳王責晉侯曰君億負晉衆庶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故此文董褐復命曰君若無卑天子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此下不當有許諾二字也左傳正義文選注引此皆無許諾

蒲嬴

其民必移就蒲嬴於東海之濱韋注曰蒲濱蒲也嬴蚌蛤之屬引之謹案蒲嬴即蒲盧蛤屬也廣雅曰蜌螽蒲盧也鄭注月令曰大蛤曰蜃者蒲盧也夏小正十月雉入于淮爲蜃傳曰蜃者蒲盧蛤屬也中山經曰青要之山南望墠渚是多僕纍蒲盧郭注以蒲盧爲爾雅之果蠃蒲盧非也僕纍蒲盧皆蠃蚌之屬故墠渚生之若果蠃蒲盧爲細腰土蜂非水濱所宜產也高誘注淮南俶真篇曰蠃蠃薄蠃也薄蠃猶蒲蠃耳蒲蠃之爲薄蠃猶蒲姑之爲蒲僕纍蒲盧蒲蠃薄蠃皆一聲之轉韋注分蒲蠃爲二物而以蒲爲深蒲非也深蒲與蠃於文既爲不類且深蒲所在皆有不必海濱若蚌蛤之屬則海濱爲多故說文曰蛤有三皆生於海也

遷軍接觶

明日遷軍接觶與和同韋注曰上下皆觶引之謹案上下皆觶不待遷軍而始然且下文人有致死之心方言其效不得於未斬有罪之前豫言上下皆觶也今案觶軍門也周官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鄭注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韓子外儲說左篇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燕策曰齊韓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魏軍其面齊軍其東楚師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是和有左右每和立兩旌又各有左右或先或後以次立之故曰接和接之言倢也次也廣雅曰序倢遷弟次也說文倢次也次遞也次與次通遞相及亦次序也倢與接通猶捷之作接捷之作唼簉之作唼

之作箋也接和者次和也西京賦曰次和樹表是其義也遷軍接和則壁壘已成部曲已定乃斬有罪者以徇耳或曰孫子軍爭篇交和而舍注兩軍相對爲交和交和卽接和此說非也此時吳越尚未交戰不得言兩軍相對下文方云於是吳王起師一曰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一曰接緜地名明日遷軍接緜猶上文言明日徙舍至於禦兒也

載稻與脂

越語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韋注曰稻糜脂膏也引之謹案稻不得訓爲糜稻當作稬稬注稻字同稬音浮字之誤也廣雅稬糜餬也稬與稬同月令行糜粥飲食淮南時則篇作稬鬻道藏本如是今本改稬爲稬是稬卽糜也故韋注訓稬爲糜載稬與脂蓋以脂與鬻相雜若內則注所謂膏糜也

糜與餬同下文曰無不餔無不歠歠飲也必鬻而後言歠則稻爲稬之誤明矣不然稻穀名也但言載稻則舂與未舂炊與未炊皆未可知孺子何以無不餔歠而宏嗣又何以知其爲糜也未庠補音及舊音稻字皆無音釋蓋已不知其爲稬字之誤矣

是故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

韋注敗吳於囿曰囿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注又敗之於沒曰沒地名此下俗本增注哀十九年五字宋明道本無之案哀十九年左傳越人侵楚以誤吳也未嘗有伐吳之事宋本是也注又郊敗之曰注哀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引之謹案敗吳於囿又敗之於沒又郊敗之皆一時之事不得分爲十七年二十年也吳語越王乃令其中軍衛敔而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又郊

敗之三戰三北乃至于吳是三敗皆一時之事也蓋左傳越之伐吳凡再舉而滅之哀十七年三月敗吳於笠澤二十年十一月圍吳至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而滅吳是也吳語越語則皆以爲一舉而滅吳故有三敗而滅吳之文二者傳聞各異不可强同韋欲牽合左傳分爲前後兩年而反與吳語之文大相刺謬疏矣

天地之刑

夫生因天地之刑韋注曰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家大人曰刑讀爲形形見也天地之刑謂夫生之兆先見於天地者也生與殺必因乎此故曰夫生因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又曰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

管子勢篇曰夫夫生生因天地之形天地形之聖人成之皆其證也形刑古多通用不煩校舉

四年　又一年　又一年　又一年　又一年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韋注曰說云魯哀三年昭謂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又一年注曰反國五年魯哀十年又一年注曰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又一年注曰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引之謹案四年承上在吳三年言之謂在吳三年之明年也注三年當爲五年蓋吳許越成在魯哀元年句踐宦吳三年而反則在哀四年韋注以爲哀之五年非也見下其明年則哀五年矣故舊說云魯哀五年也下文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蓋距宦吳未久道其受辱之辭其爲反國之明年明甚其下

文言又一年者三則爲反國之二年三年四年在魯哀之六年
七年八年矣合在吳之三年凡歷七年故史記越王句踐世家
云句踐歸自會稽七年拊循其民欲用以報吳也再合居軍之
三年凡歷十年故下文范蠡曰十年謀之也韋以四年爲反國
四年魯哀九年三言又一年爲反國之五年六年七年魯哀之
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皆失之又案左傳夫差殺子胥在哀十一
年而越語則句踐反國之三年時當哀七年見上便云申胥驟諫
王怒而殺之蓋記者傳聞各異不可强同韋以宦吳三年而反
爲哀五年加以反後六年爲哀十一年以求合於十一年殺申
胥之事不知越人行成在哀元年宦吳三年而歸在哀四年而
非五年縱加反國之六年亦財十年其時尚未殺申胥也況四

年爲反國之明年再二年爲反國之三年而非六年乎越語之
文本不與左傳相當無事規規求合也

上帝不考

上帝不考時反是守韋注曰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
時反乃可以動家大人曰韋注文義不明考當讀爲巧反猶變
也言上帝不尚機巧惟當守時變也漢書司馬遷傳聖人不巧大史公自序巧誤爲柘時變是守顏師古注曰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是
也古字考與巧通故金縢予仁若考史記魯周公世家作旦巧

至於元月　居軍三年

韋注至於元月曰爾雅曰九月爲元謂魯哀十六年九月也至
十七年三月越伐吳注居軍三年吳師自潰曰魯哀二十年冬

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滅吳引之謹案此以左傳說之也不知越語之文與左傳不同左傳哀十七年三月越伐吳越語則以反國之四年九月伐吳（四年說見上）左傳以伐吳之後三年圍吳又三年而滅之越語則自反國之四年伐吳乃遂居軍三年待其自潰而滅之左傳自伐吳至滅吳凡六年（自七年至二年）越語自伐吳至滅吳凡三年左傳自越及吳平至滅吳凡二十二年哀元年傳所謂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也越語自越及吳平至滅吳凡十年（自吳三年而反國又歷四年至九年也）下文范蠡所謂十年謀之也（史記越世家作謀之二十二年後人以左傳改之也）越語之年月非左傳之年月也不然則事同左傳文亦當然豈有至於元月在哀十六年而不著其爲何年者乎又豈有興師伐吳在十七年三月而不著其爲何年何月者乎又豈有居軍三年在伐吳之後三年而不著其年之相距者乎至於元月上承又一年之文則爲反國四年之九月矣（韋注王姑待之曰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非也）遂興師伐吳上承至於元月之文則爲九月伐吳矣居軍三年上承伐吳之文則伐吳之後遂居軍以困之矣本書節次本自顯然何得亂以左傳之年月乎

用人無藝往從其所

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從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韋解用人無藝二句曰藝射的也無藝常所也行軍用人之道因敵爲制不豫設也故曰從其所也引之謹案韋說非也用人無藝當屬上二句爲義往從

其所則屬下句爲義用人無藝者人猶衆也言用衆之道無常
也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三無字相應爲文往從其所
者其所敵人之所也言往從敵人之所而彼尚能以剛彊禦我
則其陽節未盡未可卽滅故曰不外其野也蔽察藝爲韻察古讀若
際繫辭傳萬民以察與契爲韻宋玉高唐賦九竅通鬱精神察
與施蓋逝會害逮歲爲韻淮南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
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所禦野與爲韻以是明之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桂文燦新校